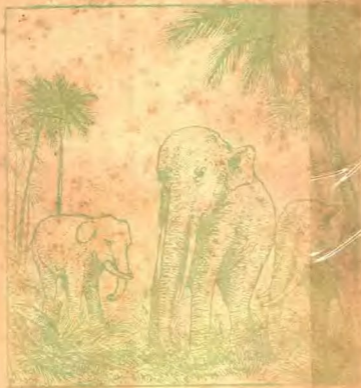


# 野獸世界

冊下

譯者王質

著者林太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野  
獸  
世  
界  
下冊

Rudyard Kipling  
呂賀金玉錄波  
校譯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重慶初版

(96613)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野獸世界 一冊

The Jungle Book

每部定價國幣伍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者 Rudyard Kipling

譯述者 賀玉波

校訂者 呂金錄

發行人 王重慶 雲白象街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 目錄

白海豹·····	一五四
貓鼬·····	一九八
象的朋友·····	二四三
女皇的僕人·····	二九二

## 白海豹

這些故事是在幾年以前，發生於諾伐托西勒，或叫做東北角的地方；那地方位於白林海遠處的聖·保爾島上。是林麥星，冬季的時候，把這故事告訴給我的。那時候，他被風吹到一隻往日本去的輪船的索上。我便把他捉下來，帶到我的房艙裏，給他做個窩，使他溫暖的住着，並且拿食物飼養他。我把他留在那裏兩天，直到他能飛回到聖·保爾島為止。林麥星是一隻很奇怪的小鳥，他知道告訴人家真實的故事。

諾伐托西勒這地方，是沒有人來的，要來的都是有事情的人；而那些唯一的，有一定事情的人，就是海豹們。他們是在夏季裏，幾十萬幾十萬的，從那

寒冷的灰海到這裏來的。因為諾伐托西勒海灣，有比世界各處都要好些的容留海豹們的所在。

海捕知道這事，所以，在每個春季，從他所在的地方，游到這裏來——像一隻水雷艇般的，一直游到諾伐托西勒來。他要和同來的海豹們，打一個月的仗，以爭取那岩石上近海的好地方。海捕是一隻十五歲的大海豹，他的毛是灰色的，肩上一束鬃毛，嘴的兩邊有一對長而凶的大牙。他用前腳站起來時，離地有四呎多高，至於他的重量呢，如果有人敢於稱稱他的話，差不多有七百磅之重。他的身體上，處處都留着野蠻戰爭的傷痕，但是，他還是常常準備着再去打一次仗。他總是把他的頭，放在一邊，好像怕見仇敵的臉的樣子；隨即，他會像雷電般的，把頭衝過去。如果他那大牙齒，緊咬住了別隻海豹的頸子，那末，那隻海豹如果能夠的話，可以逃開去，但是，海捕是不會去幫助

他的。

可是海捕從來不去追逐一隻打敗的海豹，因為那是違反海濱的規章的。他僅僅要在海邊，找到一個空處，來做他育兒的地方。但是，有四、五萬別的海豹，在每個春季，也是爲了同一的目的，在這裏爭奪着，他們在海濱上所發的那種呼嘯聲，叫喊聲，咆哮聲，和噴水聲，是很可怕的。

你們從一個叫做哈秦遜的小山上，可以瞧見，三哩半的一塊地方，簡直充滿了那些戰鬪着的海豹；那海浪上全點綴着海豹的頭，他們都急忙向陸地上來，開始參加這種戰爭。他們在海邊的碎浪裏打着仗，他們在沙灘裏打着仗，他們在育兒所的，平滑的玄武岩上打着仗；因爲他們恰像人類一般愚蠢，一般固執。他們的妻子，要到五月尾，或六月初，纔到這島上來，她們不願意被撕成碎塊。至於那些二、三、四歲的，年輕的海豹，他們還不曾開始管理家事，



所以都穿過半哩左右的戰鬪隊伍，到內地去，成羣結隊的在沙丘上遊戲着，把沙丘上所生的綠色植物，都擦落得乾乾淨淨。他們叫做未婚者，單在諾伐托西勒地方，他們的數目也許有二、三十萬之多呢。

有一個春季，海捕剛剛打完了第四十五次仗的時候，他那柔軟，光澤，眼色溫和的妻子，叫做馬特加的，從海裏走出來。他抓住了她頸子上的毛，把她拋到了他所預備的地方，粗暴的說着：「你常常到得這樣遲。你到什麼地方去了的？」

海捕留在海濱上的四個月中，照例是不吃東西的，所以，他的脾氣通常是很壞的。馬特加是善於回答他的。她周圍看了看，鵠鵠的說道：「你真想得到！你又找到老地方了。」

「我想我已經找到了老地方，」海捕說道。「看我把！」

他是被抓傷了，身上有二十處流着血；一隻眼睛幾乎被抓得瞎了，身體的兩邊被撕出許多帶子來。

「啊，你們這些男人，你們這些男人！」馬特加用她的後腳掙着她自己，說道：「你們爲什麼不懂得道理，安安靜靜的去找地方呢？你簡直好像和劍子手鯨魚打過仗的樣子。」

「從五月半以來，我沒有做別的什麼事，只是打着仗。這一季，海濱上是大擁擠了。我至少遇見了一百隻從魯甘郎海濱來的海豹，他們都是來爭奪地位的。那些人爲什麼，不住在他們所屬的地方呢？」

「我常常想：如果我們到奧特爾島去，不到這擁擠的地方來，我們一定快活得多呢。」馬特加說道。

「呸！只有未婚者，纔到奧特爾島去。如果我們到那裏去，他們會說我們

是害怕了。我親愛的，我們必須保存臉面呢。」

海捕把頭很驕傲的，垂在他那肥胖的兩肩中間，假裝着睡一會兒，但是他卻時時刻刻向外注視着，預備有什麼戰爭發生。現在，所有的海豹，和他們的妻子，都在陸地上，你們來在出海幾哩的所在，都可以聽到他們的吶喊聲，高出在最大的風聲之上。總算起來，海濱上的海豹，至少有一百萬以上，——有老海豹，母海豹，小海豹，和未婚的海豹。他們在那裏戰爭着，喧鬧着，吶喊着，爬行着，在一塊遊戲着，——他們成羣結隊的，走到海裏去，從海裏走到陸地上來，他們躺在每尺地的上面，一眼望去，遠處近處都是海豹，他們還分成小隊的，在霧中打着小仗。在諾伐托西勒地方，幾乎永永是多霧的，只有在太陽出來的一會兒，陽光把景物都照得很明朗，而且現出彩虹的顏色來，纔沒有霧。

馬特加的嬰兒，科替克，就是在那種混亂的環境中生出來的。他的頭部和兩肩上，滿佈着蒼白而水藍的眼斑，和普通的小海豹一樣。不過，他的皮毛上有一個特點，使他的母親很仔細的去看他。

「海捕，」她後來說道：「我們的小孩將要變成白色呢。」

「這真是空貝殼和乾海草！」海捕用着鼻聲，說道：「世界上從來沒有白海豹這樣的東西。」

「我沒有法子想，」馬特加說道：「現在，他已在變白呢。」於是，她唱着低調的海豹歌，這歌是母海豹們，唱給他們的嬰兒聽的：

不到你有六星期大的時候，

你不要游泳吧。

否則，你的尾部就會壓沈你的頭；

夏天的大風和劊子手鯨魚，

是不利於小海豹的。

是不利於小海豹的，親愛的老鼠啊，

是很不利很不利的；

但是你跳跳水，長得強壯吧，

那末你就不會有危險了，

大海裏的小孩啊！

自然，這小東西起初是不懂得這歌詞的。他在他母親的身邊，搖搖擺擺

的爬行着；在他父親和別的海豹打着仗，兩個在那光滑的岩石上，叫喊着滾上滾下的時候，他便學習着跑開戰線外去。馬特加常常到海裏，去找食物來吃，她的小海豹，在兩天之內只餵一次食物；不過，後來，他就能吃得多了，所以長得很好。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爬行在陸地上，他在那裏遇見了幾萬和他同年的小海豹，他們在一塊兒遊戲着，像些小狗一樣；他們走到那乾淨的沙灘上去睡覺，然後又來遊戲着。育兒所的老海豹，是不去管他們的，至於那些未婚的海豹，只守在他們自己的地方，所以，小海豹們有着充分的遊戲時間。

當馬特加從深海裏獵食回來的時候，她會一直到他們遊戲的地方來，像一隻母羊叫喚小羊般的，叫喚着科替克；她在那裏等候着，直到她聽見他的鳴聲時為止。然後，她會從最直的路線走去找他，伸出她的前腳，把小東西

敲打得左右翻轉起來。常常有幾百隻母海豹，跑到那遊戲的地方，去找他們的小海豹，那些小海豹是照管得很好的。但是，正如馬特加對科替克所說：「只要你不躺在泥水裏，而生着癩瘡，或者不插進硬沙裏面，只要你不在有風暴的時候去游泳，那末，你是不會受到傷害的。」

小海豹們像小孩們一樣，是不會游泳的，不過，他們直到學習游泳的時候，他們纔變得快活呢。科替克第一次走下海裏的時候，一個波浪把他帶到了很深的地方，於是，他的大頭隨即下沉了，小後腳翻了上來，恰像他母親在歌裏所說的情景一樣；如果不是第二個波浪，把他打了回來，他一定會溺死呢。

自從那次之後，他便躺在海濱的小水潭裏，學習着游泳；他讓波浪恰恰打到他的頭上，然後浮在波浪頂上，用腳來划着水，不過，他常常注視着那有

害的大浪。他費了兩星期的工夫，去學習用脚游泳的方法。在那些時候，他在水裏倒進滾出的，咳嗽着，叫喊着；隨即又爬到海濱上來，在沙灘上假睡着，睡過了又跑回水裏去。他這樣學習着，到了後來，他纔發覺自己真的屬於水族。

此後，你們能想見：他和同伴們游泳的情景。他在滾浪底下潛游着；或者浮在大浪上面，隨那怒吼着的，奔向海濱的急浪，而衝到岸上來；或者像老海豹一樣，站在尾巴上，搔着他的頭；或者



科替克在海濱的水潭裏學習游泳。



在那凸出水面的，光滑的，多草的岩石上面，做着「我是城堡之王」的遊戲。他時常看見一個薄鰭，像大鯊魚的鰭一樣，一直向岸邊浮來，他知道那就是劍子手鯨魚，叫做逆鬚鯨的，他是常常捕捉小海豹去吃的。科替克隨卽像一枝箭一樣，逃到海濱上來，而那個薄鰭，便慢慢的游了開去，好像並不找尋什麼東西的樣子。

在十月尾，海豹便一家一家，一族一族的，離開聖·保爾島，到深海裏去，從此有兒所就再沒有戰爭了，而那些未婚的海豹，就可以隨地去遊戲。「第二年，馬特加對科替克說道：「你就要成一個未婚的海豹了；不過，這一年，你必須學習捕魚的本領。」

於是，他們一道出發，去橫渡太平洋。馬特加教給科替克在水裏睡覺的方法，要他用背躺着去睡，把腳縮在他的身邊，把他的小鼻子恰恰露出水面。

太平洋裏的，那長長的，搖擺着的波浪，是很舒服的搖籃，沒有一種搖籃能够比得上。在科替克覺得他週身的皮膚有刺痛的時候，馬特加便對他說，他在學習着「水性」，那種刺痛的感覺，就是有壞天氣要來的意思，這時候，他必須努力的游泳，逃了開去。

「不久，」她說道：「你就會知道游泳的路線了，不過，現在，你要跟在海豚的後面去游泳，因為他是很聰明的。」有一隊海豚，在水裏潛游着，於是，科替克便趕快的跟在他們的後面。「你怎會知道游去的方向呢？」他喘氣的說道。那隊海豚的領袖，翻了翻他那白眼睛，在水裏潛游着。「小東西啊，我的尾巴刺得痛呢，」他說道：「那就是說：有個大風浪在我們後面。跟我來吧！當你游到黏性水（他是說赤道）之南，你的尾巴刺得痛的時候，那就是說：有個大風浪在你的前面，那末，你必須趕往北方去。跟我來吧！這裏的水覺得

「不好呢。」

這就是科替克所學習的事情之一，原來他是常常學習的。馬特加教導他，去跟在鱈魚和鱈魚的後面，沿着海水下面的堤行走，把海藻洞裏的粗草扭出。她又教導他，怎樣去繞過水面六百呎以下的破船，怎樣像來福槍彈般的跑進一個舷窗，從另一個舷窗跑出，和魚一般。她又教導他，當滿天電光閃耀的時候，怎樣在波浪頂上去跳舞。當短尾信天翁和軍艦老鷹飛下的時候，怎樣斯文的，對他們去揮舞他的腳。她又教導他，怎樣像海豚般的，跳出水面三四呎之高，把前腳緊靠在身邊，使尾巴彎曲着；怎樣去避開飛魚，因為他們全身是骨的緣故。她又教導他，怎樣在水面六十呎以下，迅速的去割取鱈魚的肩部。她又教導他，切不可停止進行，去注視船艇，尤其不可去注視划子艇。在六個月的末尾，科替克所不知道的關於深海裏捕魚的事情，都是不值得

知道的了；而且，在那個時期內，他是絕對不會插腳在陸地上的。

一天，他在胡安斐南得島外的溫水裏，躺着打瞌睡，這時候，他全身感到昏迷和疏懶，正像人類在春季時的情景一樣；但是，他記起，七千哩外諾伐托西勒的，那美好堅實的海濱，記起他那同伴們所玩的遊戲，海草的氣味，海豹的吼聲，和戰爭。他立即轉身朝北，穩定的游泳着，而且當他前進的時候，遇見了許多同伴，大家都是朝着同一地方去的。他們對他說道：「恭喜，科替克！今年我們都變成未婚的海豹了。我們可以在魯甘郎外的激浪裏跳火舞，還可以在新草地上遊玩。但是，你從什麼地方，得來那件外衣呢？」

現在，科替克的毛差不多是純白色了。雖然他覺得他的白毛足以自傲，但是他僅僅說道：「趕快游泳吧！我的骨頭都因了想念陸地的緣故，而感覺疼痛呢。」於是，他們都到了他們所生長的海濱。他們聽見了老海豹，他們的

父親正在那捲疊的霧中戰鬪着。

在那個晚上，科替克和一歲的海豹們，跳着火舞。從諾伐托西勒到魯甘郎的沿路上，在夏夜裏，海都佈滿了火；每隻海豹向前行進的時候，都在他的後面，留下一種痕迹，好像燃燒着的油一樣；當他跳躍的時候，還激起一種燦爛的火花，使得波浪破成了大的磷光條紋和漩渦。後來，他們走上陸地，去到未婚的海豹的地方；他們在新的野麥裏，上下的捲動着，又談着他們在海裏時所經過的故事。他們談着太平洋，好像小孩們談着他們在裏面採集過果子的樹林一樣；如果有人懂得他們的話語，他走開了，能够繪出一張幻想的海洋圖呢。三四歲的未婚的海豹，從哈秦遜山上亂跳下來，呼着：「走開些，少年們！這海很深，你們還不知道那裏面的東西。等着吧，到你們已經繞過角的時候，你們就會知道了。嚇，一歲的你呀，你在什麼地方取得那件白外衣的？」

「那件白外衣，不是我取得的，」科替克說道：「牠是長出來的。」正當他要說服問話者的時候，從沙岡的後面，來了一對黑髮扁面，而帶紅色的人。以前從未見過人的科替克，便咳嗽起來，低下了他的頭。那些未婚的海豹，急急跑出了數碼之外，坐在那裏呆笨的瞪視着。這兩個人不是別人，就是島上打海豹的獵人的首領，克利客布特力，和他的兒子，帕塔拉蒙。他們是從離海豹育兒所不到半哩的小村裏來的，他們正在決定，看有什麼海豹可以驅趕到屠場裏去（因為海豹正像綿羊般的被人驅趕的），以便把他們製成海豹皮的短衣。

「嘻！」帕塔拉蒙說道。「看！有一隻白海豹！」

克利客布特力幾乎在他的油和煙之下變白了，因為他是一個亞留特人，原來亞留特人，是不潔淨的人民。「不要觸着他，帕塔拉蒙。從來沒有見過

一隻白海豹——自從我出生以來，或者他是老紫哈羅夫的幽靈，他是在去年大風暴中失散的。」

「我不接近他，」帕塔拉蒙說道：「他是不幸的，你真以為他是老紫哈羅夫回來嗎？我還欠他幾個水鷗的蛋呢。」

「不要看他，」克利客說道：「攔開那羣四歲的海豹。今天人們本該剝兩百隻海豹的皮，不過，這是本季的起首，他們還未做慣道工作。一百隻就夠了。快些！」

於是，帕塔拉蒙在一羣未婚的海豹的前面，拿一對海豹的肩骨敲擊作聲；那一羣海豹便停在那裏，不動了，只是吹着氣，噴着水。於是，他走到他們身邊去。那些海豹便開始行動起來，克利客把他們趕到陸地上來，他們也絕不想回到他們的同伴那裏去。有幾十萬幾十萬的海豹，看着他們被人家趕去，

但是，他們卻是依舊遊戲着。只有科替克一個，提出一些問題，但是，他的同伴們沒有一個能回答他的話。他們只說，每年中有六星期或兩個月，總有人們那樣的驅趕海豹而去。

「我要去跟隨他們，」他說道；他跟在那羣海豹的後面走去，他的眼睛氣得幾乎從頭上突了出來。

「白海豹跟在我們的後面來了，」帕塔拉蒙說道；「一隻海豹單身到屠場來，那是第一次呢。」

「嘻！不要看你的後面，」克利客說道；「那是紮哈羅夫的鬼呢！我必定把這事去告訴給牧師。」

到屠場去只有半哩路遠，但是，要費一小時纔能達到。因為克利客知道，如果海豹們走得太快了，就會要受熱，那末，在他們的皮剝下來時，會得一塊



塊的脫下來。所以，他們行走得很慢；他們經過了海獅岬，經過了韋伯特房屋，纔走到鹽屋來。這地方恰恰是海濱上的海豹們所看不到的。科替克跟在後面行走，喘着氣，顯出驚奇的樣子。他以為他走到了世界的盡頭，但是他還聽得見他後面，海豹育兒所傳來的吼聲，好像火車經過隧道般的響亮。這時候，克利客坐在苔蘚上面，取出一隻大的錫光錶來看着，讓那羣海豹休息三十分鐘，以便他們的體溫減低。科替克在那裏，能聽見他帽子邊滴下來的露水聲。於是，有十一、二個人走上前來，他們每人都拿一根三、四呎長的鐵包的棒。克利客便指出一、兩隻海豹，即是被他們同伴咬傷的，或是體溫太熱的海豹；那些人使用他們那笨重的海象喉管皮所做的靴子，把那些指定的海豹踢在一邊。於是，克利客說道：「開手吧！」接着，那些人很快的，拿棒去擊海豹的頭。

十分鐘後，小科替克簡直認不出他的朋友們了。因為他們的皮，已經從鼻子直到後脚都被剝了出來——剝去了皮之後，被拋在地面上，聚做一堆。那事情使科替克看得太可怕了。他轉了身，急急的跑回海邊去（一隻海豹，能夠很快的跑一個短時間，）他那初生的小鬚，都驚嚇得豎了起來。他跑到了海獅岬，看見一些大海獅坐在浪邊上，他就用脚朝上的投入了冷水裏面，在那裏搖擺着，很可憐的喘着氣。「什麼東西在這裏？」一隻海獅帶怒說道。原來，那些海獅通例是只顧他們自己相處在一起的。

「我是孤單，太孤單了！」科替克說道：「他們正在殺戮各處海濱上的，一切未婚的海豹呢！」

海獅把他的頭轉到了岸邊。「沒有什麼意思！」他說道：「你的朋友們，時常吵鬧得很。你一定見過老克利客，趕去了一羣海豹。他做那種事情三十

科普克把整個身子，縮站在一塊參差岩石上。



年了。」

「那是可怕的事情，」科替克說道。這時候，一個浪花打過他的身上，他便背朝着水，用前脚迴旋的划了一下，把整個的身子，縮站在一塊參差岩石上，三吋大小的地方。

「一歲的海豹竟游得這樣好！」那海獅是能賞識好游泳的，這樣說道：「我想照你的看法，那倒是可怕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們海豹一年一年的到這裏來，自然人們會知道的，並且，你們會要常常那樣被趕走，除非你們找到一個從來沒有人來的島。」

「沒有這樣的島嗎？」科替克開始說道。

「我跟隨鱈魚二十年了，尚且不能說，我曾經找到過。但是瞧吧——你好像歡喜對那些比你高明的朋友攀談的樣子；你且到海象島去，和海巫去

談談吧。他也許知道一些事情。不要那樣往外亂跳吧。有六哩路的游泳呢。如果我是你，我會首先小睡一下，小東西呀。」

科替克想想那是好的勸告，所以他游回到他自己的海濱，睡了半小時，像一切海豹一般，全身抽動着。然後，他一直向海象島出發；那是一片小而低的多岩的島，差不多正在諾伐托西勒的東北方；全島是由一層層岩石和海鷗的窠做成的，海象們便棲息在這裏。

他上了岸，走近老海巫的身邊——那是一隻醜陋而肥胖，有丘疹，粗頸，和長牙的，北太平洋的大海象，他是簡直不成樣子的，除非在睡的時候——因為他在睡時，他的後腳一半沒在浪裏，一半伸在浪上。

「醒來吧！」科替克吠道，因為海鷗正在大大喧鬧的緣故。

「嘿！哈！嘿！那是什麼事情？」海巫說道。於是，他用長牙齒，把鄰近的海

象打了一下，把他弄醒；那隻海象又照樣的，把隣近的海象打了一下，這樣一隻打着一隻，到後來，所有的海象都弄醒了，向各方驚視着，但是並不向適當的一方看。

「唏！那是我呢。」科替克說道；他在波浪裏搖擺着，看去好像一條小的白的鼻涕蟲一樣。

「啊！我會——被剝皮吧！」海巫說道。海象們都看着科替克，他們那種樣子，好像一羣打瞌睡的老紳士，看着一個小孩一樣。這時候，科替克不高興聽見剝皮的話，因為他看見剝皮的事情太多了。於是，他叫道：「有沒人到的地方，給海豹們去找吧？」

「去，去找吧。」海巫閉着眼睛，說道：「跑開去。我們在這裏很忙呢。」

科替克像海豚般跳上空中，用很大的聲音，叫道：「吃蛤貝的獸物！吃蛤

貝的獸物！」他知道海巫生平不捕捉一條魚的，只用鼻掘些蛤貝和海草吃，不過，他還以為是個可怕的人物呢。那些小鳥兒，海雞，白海鷗，海鳥，和海鴨等，他們都是常常找機會來喧鬧的，所以，接應科替克的聲音，叫喊起來，嘈雜了五分鐘之久，即使海象島上發生了鎗聲，你們也會聽不見呢。這是林麥星告訴我的。那些鳥類都叫喊着：「吃蛤貝的獸物！老東西！」同時，海巫兩邊的滾動着，叫喊着，咳嗽着。

「現在，你告訴我吧？」科替克喘氣的說道。

「去，去問海牛吧。」海巫說道：「如果他還活在那裏，他能告訴你的。」

「在我遇着海牛時，我怎麼會認識他呢？」科替克轉了開去，說道。

「他是海裏，唯一醜陋的東西，比海巫還要醜呢。」一隻白海鷗飛在海巫的鼻子下面，叫道：「很醜陋的，很難堪的樣子！老東西啊！」

科替克於是游回到諾伐托西勒去，讓那些海鷗在那裏叫喊着。他到了那裏，才知道給海豹們發現安全地方的那種小企圖，是沒有人同情他的。他們告訴他：人們是常常驅趕未婚的海豹的——那簡直成了一部分日常的工作——如果他不願意看那醜惡的事情，那末，他就不應該到屠場去。但是別的海豹們，沒有一個看見過那殺戮的事情，這就是他和朋友們不同的地方。此外，科替克又是一隻白海豹呢。

「你所要做的事情，」老海捕聽了他兒子的冒險事實之後，說道：「就是長成一隻大海豹，像你的父親一樣；並且在海濱上找一個育兒所，那時候他們就可以讓你自由自在了。在另五年內，你應該爲了你自己，學會去打仗。」即使那溫和的馬特加，他的母親，也對他說道：「你沒有能力，去防止那殺戮的事情。科替克去，去到海裏遊戲去。」於是，科替克只好走了開去，帶着



一個沈悶的小心兒，在那裏跳着火舞。

就在那個秋季，他急急的離開了海濱，爲了要實行他小頭腦裏的企圖，便單獨出發了。如果海裏真有海牛這樣的東西，那末，可說他正是去找他的，並且，他正要去找一個有良好海濱的，安全的島，以便海豹們去生活；在那地方，人們不能捕捉他們。所以，他自願從北太平洋到南太平洋去探險，探險，一日一夜竟游泳至三百哩多的路程。他遇着許多說不勝說的冒險：有幾次，幾乎被露脊鯨魚，斑點鯨魚，和雙髻鯨魚捕去。他又遇着各種漂游海水上，不能信任的惡徒，很有禮貌的魚，以及深紅斑點的海扁殼（牠們堆積在一處幾百年了，還好像很驕傲似的。）可是，他從沒遇着海牛，也從沒有找出一個他所理想的島。

如果海灘是良好的，堅硬的，後面又有可供海豹們游玩的土坡的，那裏

總有捕鯨者竄取鯨油的烟霧，一縷縷的時時冒在水平線上。這種烟霧的意義，科替克是知道的。否則，他可能看出海豹們曾經一次到過這島上，而被殺掉了的。科替克知道：人們來過一次的地方，他們也會再來的。

後來，科替克遇見一隻老的斷尾的信天翁。牠便告訴他：克華革林島是一個和平而安穩的地方。但是，當他到那裏去時，那雷電交加的雨雪的風暴，將他重擊在可怕的黑懸崖上了。但是當他爬出風浪時，他仍然能看得出那裏有一次是做過海豹的育兒所的。而且凡是他所走到的各島都是這樣。

林麥星舉出了許多的地方，他說：科替克，除每年有四個月在諾伐托西勒休息外，竟費了五個季節去探險；那時候，那些未婚的海豹們常常拿他和他理想的島開着玩笑。他去過格勒帕哥斯，這是一個可怕、乾燥的熱帶地方；在那裏，他幾乎被烤死了呢。他去過喬治亞島，南奧克萊斯，厄麥額德島，小

賴亭格爾島，哥斯島，波飛特斯島，克羅塞茲等地方，並且去過好望角南方的  
一小島。但是海裏各處的獸物，都告訴他同樣的事情。他們說：海豹從前來到  
過那些島上，但是人們都把他們殺掉了。即使當他從太平洋游泳出幾千哩，  
來到苛利替斯角（那就是當他從哥斯島回來的時候，他在岩石上面，找  
到了幾百隻生疥癬的海豹的時候，他們告訴他：人們也曾到過那裏的。

那種情形幾乎碎了他的心。於是，他便繞着角，回到他自己的海濱去；在  
北返的途中，他到了一個樹木蔥蘢的島上。他在這裏找到了一隻很老很老，  
將死的海豹；於是，科替克給他捕魚，並且把他所有的憂愁都告訴了他。「現  
在，」科替克說道：「我正要回到諾伐托西勒去，如果我和未婚的海豹們，被  
驅到屠場去，那末，我也就算了。」

老海豹說道：「再試一次吧。我是馬薩福拉的駱斯羅克利地方的最後

的人了。當人們整千整萬屠殺我們的時日，海濱上發生了一個傳說。即是：有一天，有一隻白海豹要從北方出來，領導海豹們到安全的地方去。我是老了，我將不會活着看那一天了，可是別人是會呢。再試一次吧。」

於是，科替克捲起了他的鬍鬚（那是一種美）說道：「我就是在海濱上所生的，唯一的白海豹。我是唯一的海豹，說是黑的也好，或白的也好，我曾經想過要找尋新的島呢。」

那事情使他很快樂。那個夏季，當他回到了諾伐托西勒的時候，他的母親，馬特加，請求他結了婚，住下來。因為他已經不是一隻未成年的海豹，而是一隻發育完成了的海捕；他的肩上有白鬃毛，他像父親一樣的肥壯，一樣的大，一樣的兇猛。「讓我再過一個季節吧，」他說道。「記住，母親，凡是湧上海濱最遠的總是第七次波浪。」

很奇怪的，來了一隻另外的海豹。她想：她要把結婚擱置到明年去。於是，科替克，在最末次探險，未出發以前的晚上，和她跳着火舞，沿着魯甘郎海濱走下去。

這一次，他便往西行去，因為他已經跟上了一大羣鯨魚的足跡，而且他一天至少需要一百磅魚，纔能好好的生活。他追逐他們，直到他疲倦的時候為止，隨後，他把自己捲曲起來，到湧進銅島的，暴浪的旋渦裏去睡。他知道岸邊的一切，大約在半夜，當他覺得自己輕輕打在草地上的時候，他說道：「哼，今夜的潮水流得猛烈呢。」於是，他從水中轉了起來，慢慢地睜開了眼睛，伸開了身子。然後，他像貓般的跳着，因為他瞧見了巨大的東西，在淺灘的水裏用鼻子向四周嗅着，並且嚼着一束海草的鬚頭。

「麥哲倫的大浪呀！」他在鬚鬚下說道：「深海裏的這些人民是誰呢？」

他們不像科替克先前見過的海象、海獅、海豹、海熊、鯨魚、鯊魚、魚、槍鱈、或海扇。他們有二十到三十呎之長，他們沒有後腳，但有一個鏟形的尾巴，看起來好像是從濕皮上切下來的樣子。他們的頭，是你們所見過的最笨相的東西，他們不吃草，莊嚴地彼此彎曲着，像胖子波動手臂般的，去波動他們的前腳，同時他們在深水裏，用尾巴的末梢來平衡身子。

「亞啞！」科替克說道：「紳士們，玩得好吧？」那些大東西便彎着身子，像蛙足人般的，去波動着他們的前腳，當作回答。在他們再來吃食的時候，科替克瞧見他們的上唇，分裂成兩塊，他們能把牠扯開約一呎之寬，再來把牠合攏，裂口中含着大量的海草。他們把食糧捲塞在口裏，愚笨的咀嚼着。

「那種狼藉的食法，」科替克說道。他們再彎着身，於是，科替克開始發怒了。「很好，」他說道：「如果你們的前腳果然另有一個關節，那末，你就不

必這樣表揚。我看你們彎身得優雅呢，可是，我願意知道你們的名字呢。」那分裂的嘴唇顫動着，扯開着，那玻璃綠色的眼睛瞪視着；但是，他們不說一句話。

「好！」科替克說道：「你們就是我所要見的，比海巫還醜陋的，唯一的獸物——而且舉止也壞得多。」

於是，他一剎那間，想起了白鷗所說的話，那時候，他還是海象島上的一歲的小海豹。他知道到底找到了海牛，便滾回到水裏去。

海牛們繼續吃着草，站在海草裏面，愚笨的咀嚼着。科替克用各種語言，來問他們一些問題，至於他所用的語言，是在旅途中學來的。原來，海裏的獸物像人類一樣，是用很多種語言來說話的。但是，海牛並不回答科替克的話，因為他不能說話的緣故。他的項頸裏應該有七根骨頭，但只有六根，而且他

們是海底說話的，所以那種不完全的骨頭，簡直使他們說不出話來，即使和他同伴們說話，也不可能呢。不過，你們知道，他的前腳另外有一個關節，他把牠上下波動起來，就好像用一種蠢笨的電報號碼，在說話的樣子。

到了天明，科替克豎起鬃毛，他的暴躁脾氣便像死蟹般的消失了。後來，海牛開始慢慢地往北旅行，時時舉行那可笑的變身的會議。科替克跟在他們的後面，對自己說道：「這些蠢獸物，如果找不出一些平安的島來，那末，他們就應該老早被殺死了。而且，有益於海牛的地方，也是有益於海豹的。大家是一樣的，我只願他們趕快走。」

科替克跟着他們行走，可說是很疲勞的工作。這羣獸物每天只走四五十哩，夜晚又要停下來吃食，並且常常緊傍着岸邊行走着。科替克在他們周圍游泳着，又在他們上面游泳着，又在他們下面游泳着，但是，他不能催促他



們快走半哩路。在他們往北更遠的時候，每隔幾小時，他們便舉行一次彎身的會議。科替克等得不耐煩起來，幾乎氣得要咬去他的鬚鬚呢。到了後來，他瞧見他們跟着暖流的水行走，於是，他纔稍稍敬重他們。

一夜，他們在清亮的海水裏沈了下去——像岩石般沈下一樣——然後，他們纔開始快快的游泳，自從他認識他們以來，這是他們第一次快游呢。科替克跟在他們的後面，他們的敏捷步伐，簡直使他吃驚起來，因為他從沒有夢想過：海牛是一種游泳的獸物。他們行到了岸邊的一個懸崖——一個沒人深水裏的懸崖，於是，他們便鑽進崖腳下的一個黑洞裏去，在海水下面有百二十呎之深。他們經過了一次長久，長久的游泳，科替克在跟隨他們行出黑暗的隧道之前，很缺少新鮮的空氣。

「我的假髮啊！真累死我了！」他升起來，喘息着，爬到了遠處開朗的水

裏，這時候，說道：「那是一次長久的潛游，但是，也還有價值呢。」

那些海牛都已經分散了，沿着科替克所僅見的極優美的海濱邊上，懶懶的吃着草。那地方有不滑而荒蕪的岩石，綿亘幾哩路之長，很合於做海豹的育兒所。後面又有硬沙的坡形陸地的遊戲場；又有可供海豹跳躍的大浪；又有一叢叢的長草，可以讓他們滾在裏面去玩耍；又有許多的沙崗，可以讓他們爬上爬下。而且，科替克憑着海捕的可靠的水性的知識，可以推知：那地方是沒有人們到過的。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斷定在那地方捕魚是很好的。其次，他沿着海濱游泳着；那些低下的，良好的沙島，半隱半現於美麗的捲霧中，他一壁看着，一壁計算着沙島的數目。有一條淺灘和岩石的障礙物，遠在北方伸長到海裏，所以，在海濱六哩以內的地方，船隻是不能駛來的。再者，島與內地之間，有一帶

展佈到懸崖的深水，而隧道口就在懸崖下的某處地方。

「這地方可說是第二諾伐托西勒，但是，還要比諾伐托西勒好十倍呢。」科替克說道：「海牛一定比我所想像的要聰明得多。即使有什麼人們在這裏，他們也不能從懸崖上走下來；再者，海面上的淺灘，也會把來船打成碎片。如果海裏真有平安的地方，那末，就是這塊地方了。」

他開始想念着那些拋離在後面的海豹。雖然他想立即回到諾伐托西勒去，他仍然要把這新地方澈底探檢一下。這樣，他纔能答復他們問起的各種問題。

於是，他便潛游着，去把隧道口調查確實；隨即，他往南急忙的游去。除了海牛或海豹外，沒有一個人會夢想到有這種地方。即使科替克他自己，轉過頭來看了看那懸崖，也難相信他曾經到過那下面呢。

雖說他快快的游泳着，他還是走了六天，纔走到家鄉。在他剛剛游過海獅岬的時候，他首先便遇見了那隻等待他的海豹，她從他的眼色看來，知道他終竟找到他理想的島了。

他把他的發現，告訴了未婚的海豹們，和他的父親海捕，以及其他的海豹們，但是，他們都譏笑着他。有一隻和他同年的海豹，對他說道：「科替克，這件事情固然很好，但是，你不能從沒人知道的地方走來，命令我們像這樣子離開這地方。記得吧，我們爲了育兒所，已經打過了許多仗。那種事情是你從來不曾做過的。你不如在海裏梭巡吧。」

別的海豹們都譏笑着這事情。那隻年輕的海豹，開始把他的頭兩邊的捲動着。他是恰在那年結婚的，正要對這事情，作一種無謂的紛擾。

「我不需要育兒所，也不願爲了牠去打仗。」科替克說道：「我只要告

訴你們大家一塊地方，你們住在那裏，是會安全的。打仗有什麼用處呢？」

「啊，如果你想向後退避，自然略，我就沒有話說了。」年輕的海豹，帶着醜陋的冷笑，說道。

「如果我打勝了你，那末，你願意跟我來嗎？」科替克說道；他的眼睛裏閃着綠光，因為免不了要打仗，使他很惱怒。

「很好，」年輕的海豹怠慢的說道：「如果你打勝了我，我願意跟你。」他簡直來不及去改變他的心意，因為科替克的頭衝了出去，拿牙齒咬住了年輕海豹的頸部的脂肪。於是，他把身子站穩在他的腰部上，把他的仇敵拖下了海濱，推動着他，打着他的全身。然後，科替克對那些海豹吼道：「在過去的五季中，我已經爲你們盡了最大的力。我已經找出了會使你們平安的島，可是，除非你們的頭，從你們的蠢頸上掉下來，你們是不會相信的。我現

在要來教訓你們。你們自己當心吧！」

林麥星那隻小鳥告訴我：他看見過一萬隻海豹，每年打着仗，但是，在他一生，在他小小的一生，從來不曾見過，像科替克那麼進攻育兒所的事情。科替克把身子撲在一隻最大的海捕身上，咬住他的喉部，窒塞他，撞擊他，痛打他；直到他討饒的時候，他纔把他拋在一旁，又去進攻第二隻。你們知道，科替克從來不像大海豹一樣，每年絕食四個月，並且，他那深海裏的游泳旅行，也能使他的身體強壯，還有個優點，就是他以前不曾打過仗。他那捲曲的白鬃毛，簡直憤怒得豎了起來，他那眼睛也閃着光，他那大犬牙也發着亮，但是，他看起來反覺得漂亮了。

他的父親老海捕，瞧着他打過去，拖下去那些灰色的老海豹，好像拖鯉魚一般；並且，把那些未婚的海豹，打翻在各處地方。於是，海捕吼了一聲，叫道：

「他也許是一個獸子，但是，他是海濱上最會打仗的海豹。不要捉你的父親，我的兒子！他願跟你去！」

科替克大聲回答了他的父親。老海捕便搖擺的走來，他豎起了鬚鬚，像一個火車頭般叫喊着。同時，馬特加和那隻要與科替克結婚的海豹，也畏縮的走了下來，讚美着他們的眷屬。科替克和一隻海豹，打了很久，那真是一次猛烈的戰爭呢。後來，只有和他要結婚的那隻海豹，敢舉起頭來看他，於是，他們並肩傲步於海濱上下，叫喊着。

晚上，在北方的光，閃耀於烟霧中的時候，科替克爬到一個赤裸的岩石上面，俯視着那些散佈的育兒所，以及那些受傷出血的海豹。「現在，」他說道：「我已經教訓了你們了。」

「我的假髮啊！」老海捕說道；他把身子猛烈的聳起，因為他受了可怕

的傷。「就是劊子手鯨魚，也不能把他們打得這般厲害呢。兒子，我很誇讚你。並且，我願跟你到你的島那裏去——如果真有這樣的地方。」

「你們這些肥壯的海豬啊！有誰跟我，到海牛的隧道那裏去？回答吧，否則，我就要再來教訓你們了。」科替克這樣大聲說道。

這時候，起了一種喧嚷，好像那衝到海濱上下的潺潺的潮水聲一樣。「我們願意來，」有幾千種疲倦的聲音，說道：「我們願意跟着白海豹，科替克。」

於是，科替克垂着頭，閉着眼睛，顯出驕傲的樣子。他全身都染着紅血，看去已不是一隻白海豹了。這也沒有什麼兩樣，他仍然不屑去看或者去碰他身上的一個創傷。

一星期以後，科替克和他的隊伍（約有一萬隻老海豹和未婚的海豹，）



往北方去到海牛的隧道那裏。科替克領導着他們，那些留在諾伐托西勒的海豹，都叫他們是馱子。但是，到了第二個春季，科替克方面的海豹，來到太平洋捕魚堤外的時候，他們便對這裏的海豹說：在海牛隧道之外，有一個怎麼樣新的海濱。所以，越來越多的海豹，都離開了諾伐托西勒。

自然略，這一件事，不是立刻就完全做好的，因為他們要經過長久的時間，去改變他們心裏的成見呢。但是，一年一年的，都有更多的海豹離開了諾伐托西勒，魯甘郎，及其他的育兒所，去到那安全的，有遮蔽的新海濱那裏去。科替克住在那沒人到的海裏，過了整個夏季，一年年漸漸長得高大，肥胖；而強壯。至於那些未婚的海豹呢，在他的周圍遊戲着，在那沒人到的海裏遊戲着。

## 貓 鼬

這個故事，是敘述芮寇替寇大衛隻身在西哥尼營舍的，大平屋的浴室裏打仗的事情。有一隻叫做達爾茲的縫葉鳥，幫助他來打仗。還有一隻叫做卡安德拉的麝鼠，從來不敢到地板中央來，只是常常傍着牆脚爬行的，給他盡過忠告；但是，芮寇替寇卻打起真的仗來了。

他是一隻貓鼬，他的毛和尾巴，像小貓的一樣，但是，他的頭和習慣，卻十分像鼬鼠的一樣。他的眼睛，和那好動的鼻尖，呈着淡紅色。他可以隨意用前腿或後腿，自由搔他身上的各處。他能把尾巴豎了起來，像一枝瓶刷一樣。當他在長草裏疾走的時候，他的喊聲聽來就是：「芮寇——替寇——替寇——替寇」

「茲克！」

他本是和父親、母親一道住在土穴裏的。有一天，他不幸被一次大水衝出了土穴；他在水裏踢打着，叫喊着，被漂到了一個路旁的水溝裏。他找到了一小束漂浮着的草，於是，緊緊抓住了牠，直到他失去知覺爲止。在他回復知覺的時候，他纔知道是躺在花園的路徑中央，溫暖的太陽裏，他的身子的確已經拖得很濕。有一個小男孩，在對他說着：「這裏有一隻死貓鼬。讓我們替他舉行一個葬禮吧。」

「不，」他的母親說道：「讓我們拿他進去，把他弄乾吧。也許他不是真的死呢。」

於是，他們把他拿進了房屋裏面。一個高大的人，把他拿了起來，放在手掌上面，說他沒有死，只是一半窒息了。所以，他們把他包在棉花裏面，來溫暖

他；這時候，他睜開了眼睛，打了幾個噴嚏。

「現在，」那個高大的人（他是個剛剛搬入營舍裏的英國人）說道：「不要驚嚇他，我們看他做些什麼。」

去驚嚇一隻貓鼬，可說是世上最難的事情，因為他從鼻子到尾巴，都充滿了好奇心。他們田鼠族裏，有這樣的格言：「跑去，找出。」而芮寇替寇是隻真正的貓鼬呢。他看了看棉花，知道牠不是好吃的東西；於是，在桌子的周圍跑着，坐在上面，整理着他身上的毛，自己搔了搔，便跳到小男孩的肩上了。

「特笛，不要害怕吧，」他的父親說道：「那是他交朋友的法子呢。」  
「喔呀！他在我的領下抓着呢，」特笛說道。

芮寇替寇往下看着小孩的領子和頸子中間，在他的耳邊用鼻子吹着氣；隨即，又往下跳到了地板上，坐在那裏擦着鼻子。

「那樣子多麼優雅啊，」  
特笛的母親說道：「那纔是一  
隻野獸呢！我猜想因為我們對  
他仁愛，他纔這樣馴服呢。」

「一切貓鼬都是那樣  
的。」她的丈夫說道：「只要特  
笛不捉住他的尾巴，或是把他關在籠子裏，那末，他就會整天在房裏房外的  
跑呢。讓我們給他一點東西吃吧。」

他們給了他一小塊生肉。芮寇替寇非常喜歡吃牠。在他吃完了肉之後，  
他便跑出到了廊下，坐在太陽裏面，豎起他身上的毛，想把牠連根都曬乾。於  
是，他覺得很是舒服。



芮寇替寇往下看，看着小孩的額  
子和額子中間。

「在這間房子裏，可以找到許多東西，」他對自己說道：「比我們全族一生所找出的，還要多呢。我自然留在這裏，來找找吧。」

於是，他整天的在房間裏遊行着。

有一次，他幾乎溺死在浴桶裏；有一次，他把鼻子放入寫字臺上的墨水裏面，又把鼻子觸着那高大的人的雪茄烟頭上，而燒痛了一下，原來他爬到了那高大的人的膝上，看看他是怎樣寫字的。天黑的時候，他便跑到特笛的臥室裏來，看看那石油燈是怎樣燃點的，在特笛上床去睡的時候，他也爬上床去。他是一個好動的伴侶，因為他通夜的



他把鼻子放入墨水裏。

醒着來聽聽各種聲音，看牠是怎樣發出來的。特笛的母親和父親，在臨睡之前，走進來看看他們的孩子，這時候，芮寇替寇便在枕頭上醒來了。「我不喜歡那種樣子，」特笛的母親說道：「他會咬孩子呢。」「他不會做這樣的事情，」親父說道：「特笛和那個小東西在一起，比較有一隻獵犬來看護他，還要安全些呢。如果現在有一條蛇，走進了臥室裏的話——」

但是，特笛的母親，總想不到有這樣可怕的事情。

清晨，芮寇替寇便走到廊下來，騎在特笛的肩上，來參加早餐，他們給他



芮寇替寇在枕頭上醒着。

一些香蕉和煮熟的雞蛋，他輪流的坐在他們的膝上；這是因為每隻成年的貓鼬都希望有一天要做隻家畜的貓鼬，能在房間裏跑來跑去的緣故。芮寇替寇的母親（她是常住在西哥尼地方的長官房屋裏的）告訴過芮寇：如果他到了白人的房屋裏，應該怎樣去生活。

隨後，芮寇替寇跑到花園裏來，看看那裏有些什麼東西。那是一個很大的花園，只有一半地方開墾過，園裏面有尼爾將軍所種玫瑰花的灌木叢，和消夏房屋一般高大；有菩提樹和橘子樹，有竹林，有一叢叢的高草。芮寇替寇



他騎在特笛的肩上，來參加早餐。



坐在那裏，舐着他的嘴唇。「這地方是一個很好的獵場呢。」他說道。他一想到了這事，就把他的尾巴豎了起來，像瓶刷一樣。於是，他在花園裏跑上跑下，用鼻子這裏那裏的嗅嗅；後來，他在一棵刺灌木裏面，聽到了一種很憂愁的聲音。

原來，那是縫葉鳥達爾茲和他的妻子。他們把兩片大樹葉拉了攏來，用纖維把葉邊縫好，便造成了一個很好的鳥窠，並且放些棉花和絨毛。他們坐在鳥窠邊上，叫喊着，那鳥窠便來往的擺動着。

「什麼事情啊？」芮寇替寇問道。

「我們是很可憐的，」達爾茲說道：「我們的小孩有一個，昨天落在窠外去了，勒格便把他吃了。」

「嘿！」芮寇替寇說道：「那是很悲傷的——不過，我在這裏是個陌生

人誰是勒格啊？

達爾茲和他的妻子，沒有什麼答復，只是縮到了鳥窠裏。原來，從那灌木腳下的草叢裏，發出了一種低的嚇嚇的聲音——一種可怕的冷聲音，使芮寇替寇聽了，跳退了兩呎之遠。隨即，那條黑色的大毒蛇，勒格的頭部，便一吋一吋的從草裏面，舉了起來；他從舌尖到尾巴，有五呎之長。他把身子的三

481. Toss To!



「我們是很可憐的」，達爾茲說道。

分之一，舉出地面上來，這時候，他便停在空中，一來一去的把頭平衡着，正像一棵蒲公英的花叢，在風中平衡着一樣。他拿那兇惡的蛇眼睛，來看着芮寇，芮寇一點也不表現出他心思來。

「誰是勒格啊？」他說道：「我就是勒格。大神布拉姆在我們這些獸物的頭上，做下了他的記號。當初，第一條毒蛇，在他睡的時候，把頭伸出來給他遮太陽，那時候，他便在蛇頭上，做下了他的記號。看吧，要害怕啊！」

於是，他把頭部展開得比平常更闊。芮寇替寇看見了他那頭背上的眼鏡記號，恰像一個鈎和眼相連的東西。於是，他害怕了一會兒。可是，一隻貓鼬的害怕作用，是很短很短的。芮寇替寇雖說從前不曾遇見過一條活的毒蛇，可是，他的母親，卻拿一些死的毒蛇，給他吃過，所以，他知道：一隻成年貓鼬的畢生事業，就是要去和蛇打仗，並且去吃牠們。至於勒格呢，也是知道那事情



「我就是勃格：看吧，要害怕啊！」但是在他冷心的底層，他是害怕的。

的，其實，在他那個冷心的底層，他是害怕的。

「好，」芮寇替寇說道，把他的尾巴，又開始豎了起來。「記號不記號不關什麼事情。去吃那掉在窠外的雛鳥，你想想是公正的行爲嗎？」

勒格自己尋思着，同時注視着芮寇替寇後面草裏的動靜。他知道：花園裏面有了貓鼬，對於他和他的一族，早晚要傷害他們的性命；不過，他卻要使芮寇替寇不防備他。所以，他稍稍低下了他的頭，把牠放在一邊。

「讓我們談談吧，」他說道：「你可以吃蛋。爲什麼我不可以吃鳥呢？」

「你的後面！看你的後面！」達爾茲唱道。

芮寇替寇知道，最好不要去細看，免得耽誤了時間。於是，他盡力的向空中一跳，跳得很高；勒格的可惡的妻子，勒格拉的頭，卻恰恰溜到了他的下面，發着響聲。原來，她乘他說話的時候，爬到了他的後面，想來結果他的性命。他



他向空中一跳，勒格拉的頭恰恰溜到了他的下面，發着響聲。

聽見了她攻擊失敗後，所發的野蠻的叫喊聲。他落下來後，差不多跨在她的背上。如果他是一隻老成的貓鼬，那末，他就會知道：那時候，他儘可一口把她的背部咬破。不過，他卻畏懼毒蛇的回擊。其實，他也曾用口咬過她，但是，不敢多咬；他便跳到了蛇尾所不能打到的地方，讓勒格拉在那裏轉動着，發着怒。

「可惡的，可惡的達爾茲！」勒格說道。隨即，他對準那刺灌木裏的鳥窠，高高的打去；但是，達爾茲卻把鳥窠，造在蛇所不能達到的地方。那鳥窠只是一來一去的擺動着。

芮寇替寇覺得他的眼睛，都變得紅而熱起來（一隻田鼠的眼睛，變得紅起來的時候，他就是發怒的表現。）於是，他坐在後腿和尾巴上面，好像小袋鼠一樣，並且，在他周圍的地方看着，怒叫着。但是，勒格和勒格拉呢，早已經跑到草裏，不見了。一條蛇在攻擊失敗的時候，他便默默的，不說什麼話，也不

表現以後的動作。芮寇替寇也不去跟隨他們，因為他覺得，同時難得對付兩條蛇的緣故。所以，他跑了開去，跑到了房屋附近的砂子路上，坐在那裏想着。這事情，對他可說是個重大的問題呢。

如果你們讀讀那些自然史的舊書，那末，你們就可以找到這樣的記載：貓鼬和蛇打仗被咬傷的話，他就會跑去，吃一些草，以醫治他的傷。那種記載是不可靠的。打仗全靠眼快和腳快，纔可以取勝——蛇的攻擊與貓鼬的跳躍，也是這樣的一條蛇用頭攻擊的時候，沒有一種眼睛，能夠看得清這樣快的動作；但是，貓鼬卻能看得清：這就是很奇怪的事情，比那種神祕的草更要奇怪呢。芮寇替寇知道他是一隻小貓鼬，所以，想到他剛纔閃開了蛇從後面打來的一擊，便覺得非常快樂。這事情，給了他一種自信力。當特笛跑到這條路上來的時候，芮寇替寇想去告訴他，討他的喜歡呢。



但是，恰恰在特笛彎腰的時候，有一種東西，在塵土裏面，稍稍動了一動，用一種小聲音，說道：「當心。我要被踏死了！」那就是暗褐色的小蛇，名叫克拉特的，他是故意躺在塵土上的；他的咬，有毒蛇般的危險。但他是很小的，不會有人來注意他，所以，他對人們有更多的害處。

芮寇替寇的眼睛，又變成紅色了，他用特別的搖蕩的跳法，跳到克拉特身邊去，至於他那種跳法，是從他們貓鼬那一族遺傳來的。那種跳法看起來，是很可笑的，但是，卻能保持美滿的平衡，所以，他能任意採取一個角度，飛躍出去；而且這就是他和蛇相關時的一個優越處。如果芮寇替寇知道這事情，那末，他就知道：他現在和克拉特打仗，比較和勒格去打仗，還要危險得多，因為克拉特的身子太小，而且動作又極敏捷，芮寇替寇是難得打勝他的。如果芮寇替寇不去咬破克拉特的頭頂，那末，前者的眼睛和嘴唇，就會被後者的

回擊打中。但是，芮寇替寇是不知道這事情的；他的眼睛完全變成了紅色，他在克拉特的前後跳躍着，想找一個機會去咬他。這時候，克拉特已經對他打來。芮寇便跳到了一邊，打算跑進去，但是，那個兇惡的，暗灰色的小蛇頭，已經打近了他的肩部；於是，他便跳過了蛇身，那蛇頭卻緊緊的追在他的後面。

特笛便對房屋裏叫道：「啊，看這裏！我們的貓鼬在殺一條蛇呢。」芮寇替寇聽見特笛的母親也尖叫了一聲。他的父親，便拿着一根棍子，跑了出來。可是，正在他來到的時候，克拉特又已經打來了一擊，打得很遠，芮寇替寇卻跳起來了，跳到了蛇的背上，把頭垂到前腿中間，去咬那蛇背的最上部，咬着滾開了。那一咬便把克拉特咬死了，芮寇替寇便做着他們那族吃食的法子，正要從尾巴起把那條蛇吃個乾淨。但是，這時候，他卻想起了一件事情：一隻貓鼬吃飽了東西，便要變得遲鈍起來；如果他要保持他全部的氣力和敏捷

的行動那末，他必須少吃東西，使身子瘦些。所以，他就不去吃那條蛇了。

他走了開去，到那蓖麻樹下去擦他身上的塵土，同時，特笛的父親，卻打着已死的克拉特。「那有什麼用呢？」芮寇替寇想道：「我已把他結果了」。特笛的母親把他從塵土裏拾了起來，用手抱着他，說着：他已經救了特笛的性命。特笛的父親也說道：他是一個神物呢。特笛用那驚嚇的大眼睛，看着芮寇。芮寇看了他們的紛擾，很覺有趣，不過，他自然是不懂得這種紛擾的意義的。特笛的母親，看見特笛在塵土裏遊玩，本來也應該疼愛他，但是，這時候，她卻忘記了。芮寇大大地享樂一番。

那天晚上，在吃飯的時候，他在桌子上面那些酒杯中間，走來走去，本來可以吃三次很好的食物，但是他時時想起了勒格和勒格拉，所以他雖然受着特笛母親的撫摸和寵愛，並且坐在特笛的肩上，覺得十分快活，他的眼睛

仍舊時時變成了紅色，而且脫口喊出他那長長的吶喊：「芮寇——替寇——替寇——替寇——茲克！」

特笛帶着他到床上去，並且一定要他睡在臉下。芮寇替寇的生性很馴良，並不搔爬或咬噬，但是在特笛熟睡之後，他便走開，到房屋周圍去跳跑。他在黑暗中，跑到了那在牆脚爬行的麝鼠，卡安特那裏去。卡安



他在黑暗中，跑到了麝鼠卡安特那裏去。

「特是一隻悲愁的小獸物。他整夜吱吱的叫喊着，想決心跑到房間中央去，但是，他不敢到那裏去。」

「不要殺我吧，」卡安特說道，他幾乎哭出來了。「芮寇替寇，不要殺我吧。」

「你想一個殺蛇的人會殺麝鼠吧？」芮寇替寇輕視的說道。

「那些殺蛇的人，總是被蛇殺掉的，」卡安特說道，他那樣子比平常更其憂愁呢。「我怎麼能斷定勒格在黑夜裏不會把我誤認作你呢？」

「沒有一點危險，」芮寇替寇說道。「勒格是在花園裏面，我知道你是不到那裏去的。」

「我的表兄老鼠朱亞告訴我——」卡安特說到這裏，便停止不說了。「告訴你什麼話？」

「嘿！芮寇替寇，勒格處處地方都到的。你找花園裏的朱亞去說吧。」

「我不去找他——所以，你必須告訴我。卡安特，快些告訴我，否則，我就要咬你了！」

卡安特坐了下來，哭泣着，一直哭得眼淚都從鬍子上落了下來。「我是個很可憐的人。」他哭道。「我簡直沒有膽量，敢跑到房間的中央去。嘿！我絕對不能告訴你什麼事情。芮寇替寇，你不能聽見嗎？」

芮寇替寇便來傾聽着。房屋裏很是寂靜，不過，他心中覺得聽見世界上最輕微的爬聲，——如一隻胡蜂爬在玻璃窗上一般輕，——一條蛇的鱗甲在磚上爬行着的聲音。

「那是勒格，或是勒格拉，」他對自己說道。「他在爬進浴室的水門呢。卡安特，你說得很對；我要去和朱亞說話。」

於是，他偷偷的走到特笛的浴室裏來，但是，那裏沒有什麼動靜；隨即，他又偷偷的走到特笛母親的浴室裏來。在那光滑的灰泥牆的底下，有一塊磚是挖去了的，以做成一個放浴水的水門。芮寇替寇便從那放浴盆的石頭旁邊，偷偷的走進了水門，於是，他在那裏，聽見勒格和勒格拉，在外面月光下，低聲說着話。

「在房屋空着，沒有人住的時候，」勒格拉對她的丈夫說道：「他就不得不走開了，那時候，這花園就重復是我們自己所有的了。輕輕的爬進去吧，記得：你首先要咬那個殺克拉特的，高大的人。然後，跑出來告訴我，我們就一道去捕捉芮寇替寇。」

「但是，你能斷定，殺了人可以得到什麼好處嗎？」勒格說道。  
「各種各樣的好處。在營舍裏沒有人的時候，我們在花園裏，還看得見

貓鼬嗎？只要營舍空着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做花園的國王和王后。記得在瓜田裏的，我們的那些蛋孵出來的時候（他們明天可以孵出來），我們的小蛇，是需要房間和安靜地方的。」

「我不曾想到那事情，」勒格說道：「我要去的，不過，我們以後不必去捕捉芮寇替寇。我要殺那個高大的人，和他的妻子，以及小孩，如果我能夠的話；並且，在事後安靜的走開。那時候，營舍就會空着了，芮寇替寇也就會走開了。」

芮寇替寇聽見了這些話，他的全身都充滿了忿怒和痛恨，覺得很難過的樣子。這時候，勒格的頭已經鑽進水門裏來，他那五呎長的冷身子，也跟着進來了。芮寇替寇雖說忿怒，但是，他看見了那條大毒蛇的巨大，很是吃驚。勒格把身子盤繞起來，舉起他的頭，望着黑暗的浴室裏面，芮寇能看見他那放



光的眼睛。

「現在，如果我在這裏殺他，那末，勒格拉是會知道的。如果我在那寬廣的地板上，去和他打仗，那末，他就會佔得優勢。我怎麼辦呢？」芮寇替寇大衛說道。

勒格來往的擺動着，後來，芮寇替寇聽得見：他從那個盛浴水的大水鏟裏面，喝着水。「那水是好的。」毒蛇說道。「那個高大的人，在殺克拉特的時候，曾經拿着一根棍子。他也許仍然有着那根棍子，不過，在他早晨進來洗澡的時候，他是不會拿着棍子的。我將在這裏，等候着他的來到。勒格拉——你聽見了我吧？——我將在這涼快的地方，一直等候到天明呢。」

外面沒有回答的聲音，所以，芮寇替寇知道勒格拉已經走開了。勒格把身子盤繞起來，一圈一圈的圍繞在水鏟的底部，芮寇替寇站在那裏，像死般

的寂靜。一個鐘頭以後，他開始一步一步的向水鏟移來。勒格是已經熟睡了，芮寇替寇看着他那闊大的背部，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去咬的好。「如果我第一次跳過去，不把他的背頂咬破，」芮寇說道：「他仍然能打仗的；如果他打起來——啊，芮寇！——他看着那蛇頭腮部下面的粗大的項頸，但是，那是太粗大了，他咬不住的；如果去咬那尾巴附近的地方，那只能使勒格變得野蠻起來。」

「那必須是頭部，」他後來說道：「在那腮部上面的頭部。我一咬到了那裏，我一定不可放開。」

於是，他跳上前去。那蛇頭來在水鏟彎曲部的下面，離開水鏟不遠；芮寇的牙齒咬住了蛇頭的時候，便把自己的背部，緊緊的抵住紅色陶器的膨大部，把蛇頭掀下去。這是他在一秒鐘內所佔的優勢，他盡力利用這個時機。隨

後，他被蛇一來一往的撞打着，好像一隻老鼠被一隻狗撞打着一樣——他滾在地板上，一來一往，一上一下的被蛇撞打着，圓圓的滾着大圈子。但是，他的眼睛是紅的，他緊緊的咬住蛇頭，同時，他那身子卻像車子般的，在地板上滾着，把那錫水杓，肥皂盤，和擦背刷都打翻了；並且被撞打在浴盆的錫壁上。他



芮寇替寇被蛇一來一往的撞打着，好像一隻老鼠被一隻狗撞打着一樣。

把牙關緊緊的，緊緊的咬住不放；因為他認定他自己要被蛇撞打而死，他爲了本族的光榮，他寧願被人家發現他緊鎖着牙齒而死。他是昏眩了，疼痛着，覺得自己的身子，被打成了幾段的樣子，這時候，忽然有件什麼東西，像雷鳴般的，恰恰打在他的後面；一種熱風把他打擊得失了知覺，紅火把他的毛也燒焦了。原來，那個高大的人，已經被他們的鬪打聲所鬧醒，並且放了兩槍，恰恰打中了勒格的腮部後面。

芮寇替寇這時候，以爲自己一定死了，閉着眼睛咬住不放。但是，那個蛇頭已經不動了。那個高大的人，把他拾了起來，說道：「愛麗斯，仍舊是貓鼬呢；現在，這個小東西，已經救了我們的性命呢。」於是，特笛的母親，臉色很蒼白的，走了進來，看見勒格已經死在那裏。芮寇替寇便拖着身子，走到特笛的臥室裏去，費了後半夜的一半時間，溫和的抖動着自己的身子，看看他是否真

的打成了四十塊，如他所幻想的一樣。

第二天早晨，他的身子很僵硬，不過對於他的行爲，卻很滿意。「現在，我還要處置勒格拉，她會比五個勒格更其兇惡呢。而且她所說的那些蛋，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孵化出來，好極了！我必須跑去，看看達爾茲，」他說道。

芮寇替寇不等吃早飯，便跑到了刺灌木那裏，達爾茲正在用着高音，唱着勝利的歌曲。原來，勒格死亡的消息，已經傳遍了花園的各處；因爲掃地的人，早已經把他的死屍，拋在垃圾堆上的緣故。

「啊，你這一束蠢毛！」芮寇替寇含怒說道：「這是唱歌的時候嗎？」

「勒格死了——死了——死了！」達爾茲唱道：「勇敢的芮寇替寇擒住了他的頭，咬得很牢。那個高大的人，拿着鎗來打，勒格就被打成兩節了！他再也不會吃我的小孩了。」

「那都是千真萬確的事情。但是，勒格拉在什麼地方？」芮寇替寇說道，他小心的看着他的周圍。

「勒格拉曾經到過浴室的水門那裏，去呼喚勒格，」達爾茲繼續說道：「勒拉被一根棍子挑了出來——掃地的人把他拾了起來，放在一根棍子頭上，把他拋到了垃圾堆上面。讓我們歌頌偉大的，紅眼睛的芮寇替寇吧！」達爾茲振起了喉嚨，又唱起歌來。

「如果我能夠爬到你的窠上面來，那末，我就要把你所有的小孩，統統捲了出來！」芮寇替寇說道：「你簡直不知道，應該在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你在你的窠那裏，倒是很平安的，但是我呢，卻要在下面這地方打仗呢。停止歌唱一會兒吧，達爾茲。」

「爲了偉大的，美麗的芮寇替寇的緣故，我就停止了吧，」達爾茲說道：

「啊，你這個殺死可怕的勒格的人，什麼事情啊？」

「我問你：勒格拉到什麼地方去了？」

「在那馬房旁邊的垃圾堆上面，哭弔着勒格呢。芮寇替寇有着一口白牙齒，多麼偉大啊。」

「連我的白牙齒，都牽涉到了！我要問你：你聽見過，她把蛋放在什麼地方嗎？」

「在靠近牆那頭的，瓜田裏面，那裏有太陽整天的曬着呢。她把那蛋藏在那裏，有了幾個禮拜了。」

「你沒有想到過：把這一層告訴我，是值得的嗎？你說，在靠近牆壁的那頭，是嗎？」

「芮寇替寇，你不是要去吃她的蛋嗎？」

「並不是吃，達爾茲，如果你有一點知識的話，你願意飛到馬房那裏去，假裝着你的翅膀破了，讓勒格拉追你到這棵灌木來吧？我必須到瓜田裏去，如果我現在到那裏去，她會看見我的。」

達爾茲只是一隻頭腦簡單的小鳥，他在一個時候，在頭腦裏不能裝着一個以上的觀念；而且他知道勒格拉的小孩們，也是像他自己的一樣，從蛋裏面孵出來的，所以，他在起初，並不以為去殺他們是正當的。但是，他的妻子卻是一隻聰明的鳥，她知道毒蛇的蛋，不久就會變成小毒蛇的。所以，她從窠裏飛出，讓達爾茲留在窠裏，去溫暖小鳥，讓他去繼續唱那勒格的悼歌。達爾茲有些地方，是很像一個人的。

她飛到了垃圾堆旁的勒格拉的前面，叫喊道：「啊，我的翅膀破了！那房屋裏的小孩，拋了一個石子，打在我的身上，便把翅膀打破了。」於是，她飛撲





這爾茲的妻子假裝着破了一隻翅膀。

得比平常更加可憐起來。

勒格拉舉起了她的頭，叫道：「你在我要殺芮寇替寇的時候，警告過他的確的而且真的，你應該把一個緊要的地方打傷，變成跛腳呢。」於是她在灰塵上面爬行着，向達爾茲的妻子這邊，移上前來。

「那小孩拿一個石子，把我的翅膀打破了！」達爾茲的妻子叫道。

「好呀！你在死的時候，知道我要給那小孩算賬的事，也許給了你一些安慰呢。今天早晨，我的丈夫躺在垃圾堆上，但是，在夜晚之前，那房屋裏的小孩，就要躺着不動了。你跑開去，有什麼用呢？我一定要捕捉你。小呆子，看看我吧！」

達爾茲的妻子，是知道不可做那種事情的。原來，一隻鳥看見了蛇的眼睛，就會驚嚇得不敢移動。達爾茲的妻子向前飛撲着，叫喊得很悲哀，絕不離

開地，面上，勒格拉便放快了脚步，追上前來。

芮寇替寇聽見他們，從馬房走到路上來了；他便快快的跑到靠近牆壁的瓜田那裏去。他在那瓜田附近的，溫暖的瓜床裏面，找到了二十五個蛋，很巧妙的藏匿着；那些蛋有巴唐雞的蛋那麼大，所不同的，是沒有殼，只有一層白皮包着。

「我幸得沒有遲一天來，」他說道。原來，他能看見那些小毒蛇，在蛋皮裏面捲曲着；他知道他們立刻就會孵化出來，那時候，每條小毒蛇就能殺死一個人，或是一隻貓鼬呢。於是，他趕快的咬破了那些蛋的頂上，小心的把那些小毒蛇打死；並且，把那瓜床打翻了幾次，看那裏面是否還剩留着小毒蛇。後來只剩下三個蛋在那瓜床裏面；芮寇替寇開始呵呵大笑起來，忽然聽見達爾茲的妻子尖聲叫喊道：

「芮寇替寇，我把勒格拉引到房屋那邊去了，她已經進到走廊裏去了，而且——啊，快來——她的意思是要殺人呢！」

芮寇替寇打碎了兩個蛋，把第三個蛋銜在嘴裏，滾下瓜床，飛也似的跑到走廊這裏來。特笛，他的母親，和父親坐在那裏用早餐；但是，芮寇替寇看見他們沒有吃任何的東西。他們坐着，靜默得像石頭一樣，他們的臉都呈着白色。勒格拉盤繞在特笛椅子旁邊的蓆子上面，離特笛很近，可以咬到他的赤裸的腿。她來去的擺動着，唱着一首勝利的歌曲。

「那個殺死勒格的，高大的人的，兒子啊，」她嗾嗾的說道：「靜靜的坐着吧。我還不曾預備呢。等一會兒。你們三個人，要安靜些。如果你們移動，我就要攻打你們；如果你們不移動，我也要攻打你們。啊，蠢人們，是誰殺死我的勒格的啊！」

特笛的眼睛，凝視着他的父親，而他的父親呢，也只能低聲說道：「特笛，靜靜的坐着吧。你不可動。特笛，要安靜些。」

這時候，芮寇替寇走了上來，叫道：「勒格拉，轉過身來；轉過身來打仗吧！」

「一切都預備好了，」她說道，她的眼睛並不閃動一下。「我立刻就要和你算賬呢。芮寇替寇，看看你的朋友們。他們靜靜的坐着，臉都變成白色了；他們害怕呢。他們不敢動，如果你再走近一步，我就要攻打了。」

「去看看你的那些蛋吧，」芮寇替寇說道：「在牆壁附近瓜床裏的那些蛋，去看看吧，勒格拉。」

大蛇轉了半個身，便看見那個放在走廊上面的蛋。「啊——呀！把牠給我吧，」她說道。

芮寇替寇把他的脚爪，一邊一隻的放在蛋的兩邊，他的眼睛又變得血紅了。「一個蛇蛋有什麼價值呢？一條小毒蛇又有什麼價值呢？一條小毒蛇王又有什麼價值呢？那孵出來的，最後——最後的一條蛇，又有什麼價值呢？螞蟻正在吃着那從瓜床裏落下來的，其他許多的小蛇呢。」

勒格拉快快的掉轉了身子，她爲了那一個蛋，把樣樣事情都忘記了。芮寇替寇看見特笛的父親，伸出了一隻大手，抓住了特笛的肩部，把他提過了那茶杯林立的小桌，放到了勒格拉所不能到的，安全的地方。

「巧計！巧計！巧計！芮克——茲克——茲克！」芮寇替寇呵呵笑道：「小孩是安全了。那是我——我——我捉住勒格的，昨天夜晚，在浴室裏面，我咬住了他的腮部。」於是，他把四隻脚縮在一起，把頭靠近地板，開始上上下下的跳躍起來。「他把我一來一去的拋擲着，但是他卻不能把我摔開。在那個高大的人，

把他打成兩節之前，他早已死了的。是我把他咬死的。芮寇——替寇——茲克——茲克！勒格拉，那末，來吧。來和我打仗吧。你就要不做一個寡婦了。」

勒格拉看見已失去了殺特笛的機會，又看見那躺在芮寇替寇腳爪中間的蛋。「把蛋給我吧，芮寇替寇。把我那最後的一個蛋，給我吧，我就跑了開去，再不回來了。」她低下了她的頭，說道。

「是的，你要跑了開去，你要不再回來了；因為你要跑到垃圾堆去，和勒格拉在一起了。寡婦，打仗吧！那個高大的人，已經拿鎗去了！打仗吧！」

芮寇替寇在勒格拉的周圍跳躍着，但是，保持着她攻打不到的距離，他的小眼睛紅得像炭火一樣。勒格拉把自己的身子縮了攏來，然後向他打過去。芮寇替寇便往上一跳，跳後了幾步。她打過去一次，一次，又一次，每次她總是把頭打過去，響響的打在走廊的蓆子上面，隨即她又像鐘錶發條般的，把

身子縮了攏來。於是，芮寇替寇跳了一個圈子，跳到了她的後面。勒格拉呢，也轉了一個圈子，以便把頭去對着他的頭，她的尾巴摩擦在蓆子上，好像風吹着枯葉般的，沙沙的作響。

他已經忘記了那個蛇蛋。牠仍然放在走廊上面，勒格拉一步一步的走近了牠；到了後來乘芮寇替寇喘氣的時候，她便把牠捉到口裏，轉身爬到了走廊的石級邊，立即像箭般沿路飛奔而下，芮寇替寇跟在她的後面，追了過去。在毒蛇逃命的時候，她奔跑起來，簡直像打在馬頭上的鞭子一般的快呢。

芮寇替寇知道，他必須捉到她纔好，否則，又會發生許多的麻煩。她一直向着刺灌木旁邊的長草叢裏跑來。芮寇替寇追來的時候，他聽見達爾茲，仍然在唱着那小小的勝利的歌曲。但是，達爾茲的妻子，卻聰明些。她乘勒格拉跑來的時候，飛下了鳥窠，拍着翅膀，在勒格拉的頭上飛繞着。如果達爾茲來





勒格拉奔下路徑，芮寇替寇跟在後面。

幫助的話，他們許會使她轉過身來；但是，勒格拉卻只低了低她的頭，仍然繼續着向前跑去。但是，這片刻的延擱，使得芮寇替寇趕上了她；於是，當她鑽進她和勒格所常住的老鼠洞的時候，他的小白牙齒已經咬住了她的尾巴，他就和她一道鑽下去了——即使是聰明而老練的貓鼬，也很少跟着毒蛇，趕到牠的洞裏去的。那蛇洞裏是黑暗的；而且芮寇替寇簡直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這蛇洞會得開闢出去，使那勒格拉有了轉身打他的地位。他使勁的咬住，在那熱濕的，黑暗的土坡上，用脚打了出去，好像大耙一樣。

隨後，洞口旁邊的草停止搖動了，達爾茲就說道：「芮寇替寇完了！我們必須唱他的悼歌了。勇敢的芮寇替寇死了！勒格拉一定會在地下殺死他呢。」

於是，他唱着一首即時湊成的很悲傷的歌曲；但是，恰恰在他唱到那最

動人的一段的時候，那洞口旁邊的草又動了起來，芮寇替寇滿身是泥污，一隻腿一隻腿的，爬出了洞口，用舌頭舐着他的鬍子。達爾茲發出一聲小叫喊，停止了歌唱。芮寇替寇把毛上的泥土，抖了抖，打了幾個噴嚏。「事情完了。」他說道。「那個寡婦再不會出來了。」那些草根中



「事情完了。」

間的紅螞蟻，聽了以後，開始一隻跟一隻的，爬下洞裏去，看看他所說的是不是真話。

芮寇替寇便把身子捲起在草裏，就在那地方睡起覺來——睡着，睡着，一直睡到下午很遲的時候纔醒來，因為他已經做了一天辛苦的工作呢。

「現在，」他醒來的時候，說道：「我要回到房屋裏去。達爾茲，你去告訴銅匠，他會把勒格拉的死信，告訴全花園的。」

所謂銅匠，就是一種鳥的諺名。原來，這種鳥叫的聲音，恰像小錘敲在銅盆上的聲音一樣。他好像是每個印度花園的宣傳員，把所有的消息，告訴給人家聽，所以他常常那樣的叫着。芮寇替寇在路上走的時候，他聽見了他那種使人注意的聲音，好像小飯鐘的聲音一樣。只聽見他用那種一定的調子，叫道：「叮——噹——托克！勒格拉死了——噹！勒格拉死了！叮——噹——托克！」那種叫

聲，使得花園裏所有的鳥兒，吱吱喳喳的歌唱起來，青蛙閣閣的叫喊起來。原來，勒格和勒格拉，是常常吃小鳥和青蛙的。

當芮寇替寇走到房屋裏的時候，特笛和特笛的母親（她因為已經嚇昏，臉色仍然非常蒼白）以及特笛的父親，都走了出來，幾乎要為他哭了起來。那天晚上，他吃了他們給他的一切東西，直到不能再吃為止，並且上床去，躺在特笛的肩上。特笛的母親，在夜深來探望的時候，看見他仍然睡在特笛的肩上。

「他救了我們和特笛的性命，」她對她的丈夫說道：「想想看，他救了我們大家的性命呢！」

芮寇替寇便醒了跳起來，因為所有的貓鼬，都是容易驚醒的。

「啊，是你，」他說道：「你為什麼還要擔心呢？所有的毒蛇都死了，如果

他們還沒有死的話，有我在這裏呢。」

芮寇替寇是有資格，可以自誇的；但是，他並不過於自誇。他盡着一隻貓的本分，用牙齒和跳躍，以及撲擊和口咬的本領，來看守那個花園。結果，沒有一條毒蛇，敢伸頭到牆壁裏來。

## 象的朋友

有一個象，叫做卡拉勒格。所謂卡拉勒格，就是黑蛇的意思。他盡着象服務的本分，已經替印度政府服務了四十七年之久；當他被人家捕來的時候，還只有二十歲，他現在差不多有了七十歲——可說是一個象的成熟時期。他還記得：他曾經在頭前套着一個大的皮墊子，推過一架陷在深泥中的砲；那是一八四二年阿富汗戰爭之前的事情，那時候他還沒有到年壯力強的時期。他的母親，叫做拉達皮利，——即是寵象拉達。她是和卡拉勒格同時被人家捕來的。在卡拉勒格的小乳牙落掉之前，她就對他說過：凡是懼怕的象，常會受傷。卡拉勒格知道，那種勸告是很好的。原來，有一次，他初次看見開花

彈爆裂的時候，他驚嚇得叫喊起來，退了回去，走到了一堆來福槍裏面；但是，那槍上的刺刀，卻刺進了他身體最軟的部分。所以，他在二十五歲之前，就拋開了懼怕；因此，在他替印度政府服務的時期，他受到特別的寵愛和照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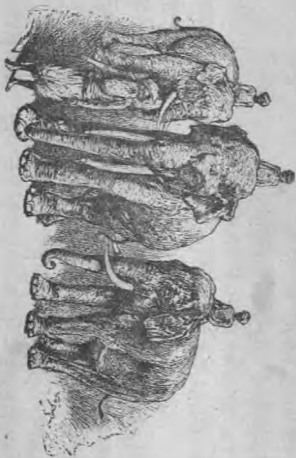
他曾經馱過一千二百磅重的帳幕，馱到上印度的邊界上去。他曾經被起重機舉到一隻船上，在水上經過了許多時日；他到過離印度很遠的，一個多岩石的，陌生的地方，曾經在那裏馱過一架白砲。他曾經看見瑞典奧多爾皇帝，死在馬格達拉地方。他曾經被輪船裝了回來，據兵士們所說，獲到過亞比西里安戰爭的獎牌。他在十年後，曾經看見和他同伴的那些象，爲了寒冷，癩病，飢餓，和中暑，死在亞尼馬斯德地方。後來，他曾經被帶到幾千哩遠的南方，在毛爾閔的森林地帶，搬運着麻栗樹的大木頭。他在那地方，把一個違抗命令的，偷懶的，年輕的象，打得一個半死。



從那時候以後，他就不做搬運木材的工作了，和幾十個受過訓練的象，被人家雇去，在格羅山中，做着那幫助捕捉野象的工作。印度政府是非常看重象的。政府下面設有一部，專門做着捕象，以及遣送，分配工作等的事務。

卡拉勒格站起身來，兩肩有十呎之高。他的牙齒，是在五呎長的地方割斷了的，那斷頭上面用銅帶包纏着，免得牠們裂開。但是，他卻能用那一對斷牙，做許多的工作，比較那些未受訓練的，有着銳利的真牙齒的象，所做的要多得多呢。

那些捕象的人，把那些散佈着的象趕過許多山嶺，趕了好幾個禮拜之後，纔把四、五十個野巨獸趕進了那最後的木柵裏面；於是，那樹幹做的大吊門，便在他們的後面，關了下來。這時候，卡拉勒格聽了人的命令，走進那個火光熊熊，喇叭啦啦作響的，混亂的圍場裏面，把那最大最野的長牙獸捉住，打



卡拉勒格和別的受過訓練的象，被人家壓去。

着他，推着他，使他安靜下來。同時，那些騎在別的象背上的人，便拿了繩索，把那些小象捆了起來。（那種圍捕，通常是在夜晚舉行的，那些火把的熊熊的光焰，把象的眼睛照射得昏迷起來，使他看不清距離的遠近。）

卡拉勒格那個老而聰明的黑蛇，很懂得各種戰術。原來，他常常站起來，去攻擊那受傷的老虎；他先把他那頓鼻子捲了上去，免得受傷，隨即用他自己所發明的戰術，拿頭像鎌刀般的，快快的打去，把那跳躍的獸物，高高的掀到了一邊。他把他周身打了一頓，然後用他那大膝頭，跪在他的身上；後來，那獸物叫喊了一聲，就死了，只是一個有毛和斑紋的東西，躺在地上罷了。於是，卡拉勒格拖着那死老虎的尾巴，把他拖了回去。

他的騎御人，叫做大土麥，是那帶他到亞比西尼亞去過的，黑土麥的兒子，是那看見他捕來的，騎象專家土麥的孫子。他對他說道：「是的，黑蛇不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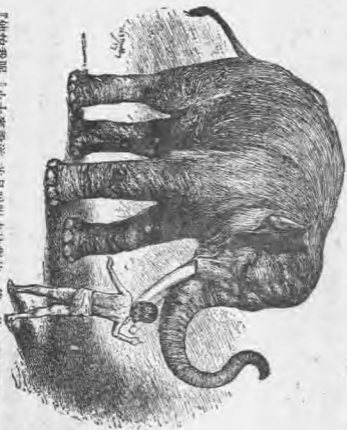
別人只怕我。他已經見過我們三代人，我們飼養他，服侍他，他會活着看見第四代呢。」

「他也怕我呢，」小土麥說道。他站起身來，有四呎高，只在下身纏着一段舊布。他有了十歲，是大土麥的長子。按照風俗，他在長大之後，應該繼承他的父親，去做卡拉勒格的騎御人，去拿那根趕象的笨重的鐵棍。這根鐵棍，已經被他的父親，祖父，和老祖父拿得光滑了呢。他懂得他所說的話。原來，他在卡拉勒格的蔭影下面誕生的；他在能行走之前，就玩弄過他的鼻尖；他在剛剛能行走的時候，就已經把他帶到水邊去。卡拉勒格簡直不曾夢想到，可以不服從他那尖聲的小命令；這正像從前有一天，大土麥把這個櫻色的嬰孩，帶到卡拉勒格的牙齒底下，吩咐他向他未來的主人致敬的時候，卡拉勒格絕對不曾夢想到，要把他弄死一般。

「是的，」小土麥說道：「他怕我呢。」他說後，大步走到卡拉勒格的前面來，叫他做一隻老肥豬，吩咐他一隻一隻的舉着腳。

「嘖！」小土麥說道：「你是一個大象呢。」他說後，搖了搖他那毛髮蓬鬆的頭，呼喚着他的父親。「政府會出錢收買了象，但是，他們還是歸我們象夫所有的。卡拉勒格，在你老了的時候，就會有個富足的王侯，走到你的面前來；他看見你的大身軀和好姿勢，會把你從政府那裏收買了去。那時候，你就沒有事情做了，只是帶着金耳環，背着金座位，蓋着紅布，你的兩邊還蓋着金飾，在國王的隊伍前面走着。啊，卡拉勒格，我會拿着一根銀棍，騎在你的頸上；人們拿着金棍，在我們的前面跑着，叫喊着：『給國王的象讓開路來！』卡拉勒格啊，那纔是好事呢，不過，還是比不上在森林裏打獵的好。」

「嗚呼！」大土麥說道：「你是一個小孩，野得像小牛一樣。這樣在山中



『他怕我呢，』小士麥說道，並且吩咐卡拉物格一隻一隻的舉起腳來。

跑上跑下，並不是最好的政府服役。我是老了，我不喜歡野象。我只需要那磚石的象營，每個象有一個宿舍；只需要那些大木樁，以便好好的繫住那些象；只需要那些平坦的，寬廣的道路，以便操練他們；但是，不喜歡這種遊行的野營。啊，科坡爾象營是很好的。在那裏附近，有一個市場；在那象營裏做事，一天只有三個鐘頭的工作。」

小土麥想起了科坡爾象營，不說一句話。他是非常喜歡野營生活的，不喜歡那些寬廣而平坦的道路，不願意天天在草料場裏去搜尋草料；他討厭那長長的時間，除了在木欄裏，看守着卡拉勒格之外，就沒有別的事情可做。

小土麥喜歡在這些只能容一個象走過的窄路上，爬行着；又喜歡在傾斜的山谷裏面，往下爬行着。他喜歡看那遠處的野象，吃着樹葉的景緻；又喜歡看卡拉勒格脚下的，那受驚的野豬和孔雀逃跑的情形。他喜歡在滿山滿

谷烟霧瀰漫的時候，去看那迷眼的熱雨；又喜歡在遷徙不定的露營生活中，去看那美麗的，多霧的早晨景色。他喜歡看那鎮定的，審慎的，驅趕野象的情形；又喜歡在那捕象的最後一夜，去看那瘋狂的奔馳，那熊熊的火焰，和喧嘩的情形；那時候，有許多象，像山崩時的石頭一樣，跑進了圍場裏面來；他們找不到逃出的路，只得站在那些笨重的木柱旁邊，讓人們叫喊着，舉着熊熊的火把，放着空槍，把他們趕了回去。

在捕象的圍場裏，即使一個小孩，也是有用的；而且土麥做起事來，又有三個小孩的用處呢。他會拿着火把，把牠搖動着，盡力的叫喊着。但是真正的好時機，卻在捕象開始的時候到來，那時候，那個圍場看起來好像一張世界末路的圖畫；那些捕象的人因為聽不見他們自己的說話，只得彼此做着手勢。到了這個時機，小土麥便爬到一根震動着的，圍場木柱的上面，他那曬成



他會拿着火把，把他搖動着，並且盡力的叫喊着。



櫻色的頭髮，在肩上披散着；他在那火把的光焰下，看起來好像一個鬼怪一樣。只要有片刻的寂靜，你們就可以聽見，他對卡拉勒格助威的大喊聲；這種喊聲很宏亮，簡直超過了喇叭聲，震動聲，繩索聲，以及那些鎖着的象的呻吟聲。「麥爾，麥爾，卡拉勒格！（上去，上去，卡拉勒格！）登特杜！（拿長牙打他！）梭麥洛！梭麥洛！（小心，小心！）馬羅馬爾！（打他，打他！）當心木柱啊！啊！嘿呀！克——啊——啊！」他就這樣叫喊着。卡拉勒格和野象，在圍場裏一來一去的扭動着，打着大仗。那些老年的捕象人，揩了揩眼睛旁邊的汗，乘着空閒來對小土麥點點頭，小土麥坐在木柱頂上，快活得手舞足蹈呢。

他不僅僅手舞足蹈，還能做些別的事情。一天夜晚，他從木柱上跳了下來，跑到了那些象的下面，把一根落下來了的繩索，拋到了一個捕象人的手裏，以便他拿了繩索，去繫一個踢打着的小象的腿。（原來，捕捉那些小象，比較

捕捉大象，還要麻煩。）卡拉勒格看見了他，使用鼻子把他捲住，把他往上面遞給了大土麥。於是，大土麥用力把他混身打了一頓，隨即把他放回在木柱上面。

第二天早晨，大土麥責罵了他一頓，說道：「小賤東西，你在好的磚石象營裏做事，背背小幕帳還不滿意吧，一定要自動的去做捕象的事情嗎？現在，那些愚蠢的，薪水比我少的捕象人，已經把你的事情，告訴了彼特孫沙布呢。」小土麥聽了，便害怕起來。他對於白人，沒有什麼大了解，他只覺得彼特孫沙布，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白人。不錯，他是一切圍場事業的領袖——他是替印度政府捕象的人，他很懂得象的性格，比任何人都要懂得多。

「會發生什麼——什麼事情呢？」小土麥說道。

「發生！會發生頂壞的事情呢。彼特孫沙布是一個瘋人。如果不是，爲什

麼他要捕捉這些野怪物呢？他也許會要你去一個捕象人，讓你去睡在熱病瀰漫的森林裏面，讓你最後在圍場裏被象踏死。幸虧這種無意識的事情，平安的結束。下一個禮拜，捕象的事情就要完了，我們這些平原裏的人，就要被送回到我們的家裏了。那時候，我們就可以行走平坦的道路，把這些獵象的事情一概忘掉。但是，兒呀，你要做那些骯髒的，森林裏的亞散人所做的事情，我是很生氣的。卡拉勒格不會服從別人，只服從我，所以，我必須和他一道到圍場裏去；不過，他只是一個打仗的象，他不會幫助人，用繩索去繫那些象。所以，我不費力的騎在象上面，做一個適當的象夫——不僅僅是一個捕象人——我說，是一個象夫。做這樣的一個人，在服務期滿的時候，可以得到一筆養老金。我們御象專家，土麥這族的後人，難道要被象腳踏死在圍場的塵土中嗎？壞東西！可惡的東西！賤兒子！去，去給卡拉勒格洗洗身體吧；留意他的

耳朵，看看他的腳上有没有刺。否則，彼特孫沙布一定會把你捉去，做一個野捕象人——一個搜尋象的足跡的人，一個森林裏的熊。巴！可恥呀！去吧！」

小土麥不說一句話的，走了開去。不過，在他察看卡拉勒格的腳的時候，卻把他所有的憂愁，都告訴了他。「不要緊，」小土麥說道，他把卡拉勒格大右耳的邊緣，翻了起來。「他們已經把我的名字，告訴給彼特孫沙布，也許——也許——也許——誰知道呢？嘿！我拉出了一根大刺！」

那些捕象人，又繼續工作了幾天。他們把象集合起來，把那新捕來的野象，列在一對家象的中間，讓他們行走，免得他們到平原去時發生許多麻煩。他們又配置了一些氈子，繩索，和別的東西，因為他們曾經在森林裏用壞了許多，失散了許多，而須添補的緣故。

彼特孫沙布騎在他那個聰明的母象背上，進了來。那母象的名字，叫做

普德米尼。原來，捕象的季節快要結束了，所以，他已經把山裏別的營幕的工資，都發過了，然後纔到這裏來。隨他來的，有一個本地的職員；他坐在樹下的桌旁，來發那些捕象人的工資。在每個人的工資都付過之後，他便走回他的象身邊去，加入了隊伍，準備出發。那些捕象人，獵象人，打手，以及圍場裏的人們，他們都是在森林裏服務了許多年載的；他們都騎在彼特孫沙布所有的，那些象的背上。他們或者把槍抱在手臂上，依靠着樹幹，對那些走開的象大開着玩笑。他們看見那些新捕來的象，破壞了隊伍亂跑着，便笑了起來。

大士麥把小士麥帶在後面，走到那個職員這邊來。那個搜尋象跡的頭腦，馬卡亞帕，便對他的一個朋友，說道：「這裏至少丟了一個捕象的好人材。把那個在森林裏出過風頭的小孩，送到平原去磨折了，那是很可悲的。」

現在，彼特孫沙布是滿身有耳朵的，因為一個能够察聽一切動物當中

最靜的動物——野象——的人，一定有這樣的耳朵。他在普德米尼的背上，轉過身來，說道：「那是什麼人？我並沒有知道：在那些平原的象夫中，有一個人，有了繫住一個死象的本領啊。」

「這不是一個人，只是一個小孩。在前次圍捕的時候，他走進了圍場裏面，曾經給巴爾莫，拋過繩索。那時候，我們正在把那個肩上生瘡的小象，設法離開他的母象的身邊。」

馬卡亞帕用手指着小土麥，彼特孫沙布注視着。小土麥便深深的鞠了一躬。

「他拋過繩索嗎？他看起來，比一隻木柱釘還小些呢。小東西，你叫什麼名字？」彼特孫沙布說道。

小土麥簡直驚嚇得說不出話來。這時候，卡拉勒格站在他的後面，土麥

做了一個手勢，象便拿鼻子捲住了他，把他舉到和普德米尼額前相平的地方，來在彼特孫沙布的前面，小土麥用手遮住他的臉面，因為他只是一個小孩，當然像普通小孩般的怕羞；不過，當他和象在一起的時候，卻不是這樣的。「啊呼！」彼特孫沙布在鬍子下面現出微笑，說道：「你爲什麼教你的象，玩那種把戲呢？是不是可以幫助你，去偷屋頂上曬着的綠穀呢？」

「不是綠穀，窮人的保護人啊——是瓜呢。」小土麥說道。於是，坐在周圍的那些人，都呵呵大笑起來。原來，他們大多數在小孩時候，曾經給他們的象，教過那種把戲的。小土麥正懸在八呎高的空中，但是他卻很願意鑽到地下八呎深的地方呢。

「沙布，他是我的兒子，名叫土麥，」大土麥蹙着眉，說道：「他是個很壞的小孩。沙布，他將來會關到牢獄裏面的。」





「不是綠殼，窮人的保護人啊，是瓜呢，」小土麥說道。

「那，我倒不相信呢。」彼特孫沙布說道：「一個小孩，在小的時候，能到圍場裏去，將來不會關到牢獄裏面的。小東西，看吧，這裏有四個小銀角，給你買糖菓吃，因為你那頭髮下面的小頭腦，很聰明的緣故。將來，你也可以成爲一個獵象人呢。」大士麥聽了話，把眉蹙得更加緊了。「但是，要記得：圍場不是小孩們遊玩的好地方。」彼特孫沙布繼續說道。

「沙布，我一定不能到那裏去吧？」小士麥帶着一個大喘息，問道。

「能去的。」彼特孫沙布又微笑了一下。「在你看見了象的跳舞的時候，那就是適當的時候。在你看見了象的跳舞的時候，你就到我這裏來，那末，我會讓你到所有的圍場裏去。」

他們又呵呵大笑了一陣。原來，所謂看見象的跳舞，是那些捕象人中間的老笑話，含着不可能的意思。有一些寬大的已舉的平地，隱藏在森林裏面，

人們就把這地方，叫做象的跳舞場，但是，即使這些地方，也是偶然發現的；至於象的跳舞，是沒有人看見過的。在一個象夫，自誇着他的本領和勇氣的時候，別的象夫便拿這樣的話，對他說道：「你在什麼時候，看見象的跳舞呢？」

卡拉勒格把小土麥放了下來，他又深深的鞠了一躬，纔和他的父親一道走開。他的母親正在給他的小弟弟餵奶，他便把那四個小銀角給了她。他們大家都騎在卡拉勒格的背上。於是，那一隊叫喊着象，便在山路上，往下走到平原裏來。因為那些新捕來的象，在每個淺灘上都要搗麻煩，並且時時刻刻需要勸誘或鞭打，所以他們的行程是很有生氣的。

大土麥因了很發怒的緣故，懷恨的刺着卡拉勒格，但是，小土麥呢，卻快活得說不出。彼特孫沙布已經注意了他，並且給了他一些銀錢，所以他覺得很得意；他好像是一個衛兵，被主將喊出了隊伍，得到過獎賞的樣子。

「彼特孫沙布所說的象的跳舞，是什麼意思呢？」後來，他溫和的對母親說道。

大士麥聽見了他的話，便含怒的說道：「就是你絕對不可做這些搜尋象跡的山牛的一個。那就是他所說的意思。啊，你們在前面的，是什麼東西擋住了道路呀？」

那在兩，三個象前頭的，一個亞散人的象夫，帶怒的轉過身子來，叫道：「把卡拉勒格帶上前來，讓我把我的這個小象打一頓，使他的行為變得好些。彼特孫沙布為什麼派我，和你們這些稻田裏的驢子，一道行走啊？」大士麥，把你的獸物放在旁邊行走，讓他拿牙齒去刺他吧。這些新象是被一切山神迷住了，否則，他們是能嗅出森林裏的，他們的同伴的。」

卡拉勒格便打着那個新象的肋骨，把他打得不敢呼氣。於是，大士麥說

道：「在前次圍捕中，我們已經掃除了那些山的野象。這只怪你不肯小心的驅趕他。一定要我來維持全隊的秩序嗎？」

「聽他說吧！」別一個象夫說道：「我們已經掃除了那些山！哈哈！你這個平原的人，你是很聰明的。那些野象曉得捕象的季節，已經告了結。任何人都會知道這事情，只有那不曾看見森林的蠢人，纔不知道呢。所以，那許多野象今天夜晚會——但是，爲什麼我要在一隻河龜身上，浪費我的智慧呢？」

「他們會做什麼？」小土麥喊了出來。

「啊，小東西。是你在那裏問吧？好，我就告訴你，因爲你的頭腦很清醒的緣故。他們會跳舞呢。你的父親已經掃除了一切山上的一切象，不過，今天晚上，他最好把木柱上都繫着兩根鍊子，以便去捕捉那些跳舞的象。」

「這是什麼話？」大士麥說道：「我們父子看護象，已經四十年了，但是，我們從來不曾聽見象跳舞的夢話。」

「是的；不過，一個平原的人，他生活在茅屋裏面，僅僅知道他茅屋裏的四壁。好吧，讓你的這些象今天夜晚鬆開繩索，看看有什麼事情會發生。至於他們的跳舞，我已經在某地方看見過——巴——巴！巴！笛漢河有多少曲折的水道啊？這裏又有一個淺灘，我們必須帶這些小象，游泳過去。你們在後面那地方，靜靜的停步吧。」

他們便這樣談講着，爭論着，涉過了許多河；他們帶着那些新象，第一次把他們領到那收容的營幕裏來。不過，他們在到達那裏之前，早已發了他們的脾氣了。

他們已經行抵了營幕。這時候，他們便把那些象，用鍊子套着後腿，繫在

大木柱上面；他們又給那些新象，繫了一些另外的繩索，然後把草料堆在他們的前面。那些山裏的象夫，便在下午回到彼特孫沙布那裏去。他們在臨行的時候，告訴那些平原的象夫，要他們在那天夜晚格外小心；但是，平原的象夫問他們的理由的時候，他們只是笑着不說話。

小土麥服侍卡拉勒格，吃過了晚餐；到了黃昏時候，他跑到營幕的各處，去找一隻銅鼓，他好像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樂的樣子。一個印度小孩，在心裏快活的時候，他就不會亂跑亂鬧了。他坐了下來，自己很覺得快樂似的。原來，小土麥已經被彼特孫沙布叫去說過話呢！如果他找不到他所需要的東西，我相信他會着急得爆裂起來。幸得那賣糖菓的人，借給了他一隻小銅鼓——一隻用手板敲打的鼓。於是，在羣星開始出現於天空的時候，他交叉着腿，坐在卡拉勒格的前面。他把小銅鼓放在膝蓋上，用手板打着，打着，打着；他

獨自坐在象的草料中間，愈想到他所得的光榮，便愈加不住的打着小銅鼓。他不知道什麼調子，也不知道什麼歌詞，只是打着，打着，顯出很快活的樣子。那些新象把繩索拉緊，盡力掙扎，並且時時刻刻叫號着。他能聽見他母親，在營幕茅屋裏所唱的歌聲。她正在放他的小弟弟去睡，給他唱着一首很老的，關於大神希佛的歌。至於希佛呢，是一位教動物吃東西的神。那是一首撫慰小兒的，很好的催眠歌，是這樣起首的：

希佛，你播散了五穀，又命令風去吹動，  
你真是個開天闢地的祖宗，

上從寶座上的國王，下到門邊的乞兒，  
你給每人各自的地位，食物，勞苦和命運。



希佛，你這個萬物之神，你創造了一切東西。

偉大！偉大！他創造了一切——

給駱駝創造了荆棘，給牛創造了草料，

又給母親創造了愛護睡兒的心，啊，我的小兒子呀！

小上麥走了進來，很快樂的在每一段歌的末尾，打着拍子；後來，他便把身子躺在卡拉勒格旁邊的草堆上，睡着了。

最後，那些象都按照他們的習慣，一隻一隻的躺在地下，只有在隊伍右邊的卡拉勒格，仍然站立着。他慢慢的兩邊擺動着，把耳朵聳向前方，去聽那夜晚的風聲，那夜風，正在慢慢的吹過山嶺。空中充滿了夜裏的一切聲響，但這一切聲響，卻合成一個大幽——只聽見竹林裏竹子相擊的得得聲，叢林

裏什麼東西的沙沙聲，一隻半醒鳥兒的抓爬聲和尖叫聲（鳥兒在夜裏，是常常醒來的，我們簡直想像不到咧），以及遠處的流水聲等等。小土麥睡了一會，便醒來了；這時候，他看見了那燦爛的月光。卡拉勒格仍然站在那裏，聳着耳朵。小土麥在草堆裏，轉過身來，沙沙的響着；他注視着那大象的彎曲的大背，從背上還可以看見半天的星星。在他注視着的時候，他聽見了一種聲音，細小得像從小孔吹出來的一樣，從遠處傳到這寂靜的空中來，那正是一個野象的叫喊聲。

象舍裏所有的那些象，都跳躍起來，好像被人射擊的樣子，後來，他們的叫喊聲，把那些睡着的象夫都驚醒了。於是他們跑了出來，用大木槌把木椿敲牢，又把一根一根的繩索，扣緊了，打了結，直至一切重歸安靜為止。有一個新象，幾乎把木椿拔了起來，大土麥拿開了卡拉勒格的腿鍊，把那個象前腳

連後脚的鎖了起來；但是，他只拿一根草索，繫住卡拉勒格的腿，吩咐他記住：他是繫得很緊的。他知道：他和他的父親，和他的祖父，從前都是這樣做的，已經做過幾百次了。卡拉勒格像平常一樣，也不叫喊以回答他的命令。他站在那裏不動，從月光下往外望過去；他把頭稍稍舉起，把耳朵伸出來像蒲扇一樣，仰望着格羅山的層巒疊嶂。

「看守他吧，怕他在夜晚不安分，」大土麥對小土麥說後，便走進茅屋去睡。正在小土麥也要睡去的時候，他聽見了那樹皮索，「坦」的響了一聲，便拉斷了；卡拉勒格隨即從木柱裏面，慢慢的，靜靜的走了出來，像那從山谷口飄出來的烟雲一樣。小土麥在他的後面叫喊着，赤着兩隻腳，在月光下追到路上來，喘氣的叫喊道：「卡拉勒格！卡拉勒格！帶我跟你一道去，啊，卡拉勒格！」

那象不發一聲的，轉過身子來，在月光下向小孩這邊退回三大步，放下他那鼻子，把他捲到項頸上面去；幾乎在小土麥坐穩了兩膝以前便滑進樹林裏來。

有一陣怒狂的叫喊聲，從象舍裏傳了出來，接着便萬物無聲了，卡拉勒格開始行動起來。有時候，有一叢高草擦在他的身邊，好像波浪打在船邊一樣；有時候，有一束野胡椒的鬚鬚，擦在他的背上，或者有一枝竹子，在他的肩上擦過，格格的作響。但在那些時候的中間，他無聲無息的，慢步前進，在那濃密的格羅森林中間穿行着，好像穿過烟雲一般。他正向山上行來，小土麥雖說可以在樹林的裂縫裏，望見天上的星星，但是他卻不能辨別方向。

後來，卡拉勒格爬到了上升的頂點，便停了片刻；小土麥可以望見下面的幾哩路遠的那些樹頂，躺在月光下，現出斑點和毛紋，又可以望見河面上的

藍白色的烟霧。上麥向前面靠着，眺望着；他覺得那森林在他下面醒來了——醒來了，顯出生動活躍的樣子。有一隻吃果子的，櫻色的大蝙蝠，從他的耳邊飛了過去；有一隻多刺的豪豬，在叢林裏響着。他在樹林的黑暗中，可以聽見一隻豬熊，在挖着那濕熱的泥土，並且一壁挖着，一壁用鼻子呼着氣。

於是，樹枝又在他的頭上合攏，卡拉勒格開始走下到山谷裏來——這時候，他卻不安靜了，他跑下山去，好像一顆衝下峻崖的槍彈一樣。他那巨大的腿，行動起來，像機器上的活塞一般的穩定，他每步要走八呎之遠，那肘部的多皺紋的皮膚，不住的沙沙的作響。在他兩邊的那些叢林，都破裂起來，發出一種響聲，好像撕破幕布的響聲一樣。那些小樹都被他的肩擠開了，分裂在兩旁，但是，牠們隨即縮了回來，打着他的腹旁。他把頭兩邊搖擺的，向前面的路上走去，這時候，那一大束一大束的蔓藤，都合了攏來，從他的長牙上掛



小土麥把身子伏下，緊靠在象的大項頸上。

了下來。於是，小土麥把身子伏下，緊靠在象的大項頸上，因為，不是這樣，他會被一根懸蕩着的樹枝，掃到地下呢。他很希望，他能回到象舍裏去。

卡拉勒格在那草叢上走着，他的脚一步一踏的，把那些草都壓倒了。那山谷底的夜霧，襲到小土麥的身上，使他感到寒冷。卡拉勒格走過一處河灘，那河水向前衝流着，他的脚踏在河裏面，濺得水花四射；他一步一步的走着，留心探試着水裏的道路。小土麥在象腿打着水的聲音之上，還能聽見許多的濺水聲和叫喊聲，從河的上下傳了來——那是一種大的叫喊聲，和狂怒的吹鼻聲。他看看周圍的烟霧，都好像充滿了滾動着，搖擺着的黑影的樣子。「噯！」他用不很高的聲音，說道，他的牙齒得得的響着。「今天夜晚，象族都出來了。那就是所謂的跳舞吧。」

卡拉勒格走出了水面，吹着鼻子，又開始爬行起來；但是，這時候，他不是

孤單的了，不須去找尋路徑了。在他前面，已經有了六呎寬的路徑，路徑上被踏彎了的那些野草，現在正想回復原狀，豎了起來。那一定是在幾分鐘之前，有許多象，從那條路上走過了。小土麥回轉頭來看看，便看見後面一個大的，長牙的野獸，他那小小的豬眼睛，像紅炭般的放着光，他正從那多霧的河裏，走了出來。這時候，那樹木又濃密起來，他們沿路叫喊着，震響着，向山上走來；在他們周圍的那些樹枝，都被他們擠壓得吱吱的作響。

最後，卡拉勒格走到了山阜的尖頂上，一動不動的站在兩根樹幹的中間。這兩根樹，是一圈樹的一部份，那一圈樹生長在三、四畝光景地面的周圍，而這地面，小土麥可以看見，已經被什麼東西踐踏過，像磚地一般的堅硬。有一些樹木，生長在這片地面的中心，不過，牠們的樹皮都被擦掉了，那白木質在月光下放著光。有些蔓藤，從上方的樹枝垂了下來，那些藤上的鐘形花朵，



是一種大的，蠟質的白東西，像旋花一樣，牠們都垂了下來，好像熟睡着似的。在那平曠的地面以內，找不出一根綠植物來——除了那有踐踏痕迹的泥土外，什麼植物也沒有。

月光照在地上，顯出一種鐵灰色，還有一些象站着的地方，他們的影子呈着藍黑色。小土麥屏着氣，眺望着，他的眼睛好像從頭上跳出來的樣子。正在他眺望着的時候，有很多很多的象，從樹幹中間走到曠地上來。小土麥數着那些象，但是，他只能數到十爲止；接着，他又用手指數着，數着，數到後來，連多少個十，都忘記了，他的頭也數得昏了。在那平曠地面以外，他可以聽見那些象，在樹林下面走動着，發出爆裂的響聲，原來他們正在向山上走來呢。不過，在他們來到這圈樹木裏面的平地之後，他們的行動，就像鬼怪一樣。

那些野象中間，有些是有白色長牙的公象，在他們項頸的皺紋和耳朵

的摺縫裏，還積留着一些落下來的樹葉、果子和小枝。有些是肥壯的，行動遲慢的母象，帶着一些不安靜的、紅黑色的小象，他們只有三四呎高，在母象的腹下跑動着。有些是年輕的象，他們的長牙剛剛露出來，好像用以自誇的樣子。有些是瘦弱的老母象，她們那深陷的面部，顯出不安的神色，她們的鼻子，好像粗樹皮一樣。有些是野蠻的老公象，他們自肩到橫腹，還留着大的條痕，和往昔戰爭的傷痕，他們好像在污泥裏滾過的樣子，肩上還掉着一塊塊的污泥，還有一個象，有一根長牙已經斷了，身旁留着老虎抓傷的記號，可怕爪痕。

他們頭對頭的站着，或者一對一對的，在地上走來走去；或者幾十個，幾十個的，彼此擠軋着，搖擺着。

土麥知道：凡是他安靜的，伏在卡拉勒格項頸上的時候，他不會遇着什

麼意外的事情；因為即使在圍場裏，被人驅趕，奔跑的時候，一個野象也不會舉起鼻子，從一個家象的項頸上，把一個人拖下來的；況且這些象在那天夜晚，又不曾想到有人呢。有一次，他們聽見了一種腿鍊的叮噹聲，在森林裏響着，他們便跳起來，把耳朵聳向前方去探聽。原來那叮噹作響的，是彼特孫沙布的愛象，普德米尼，她的鍊子斷掉了，叫喊着，行動着，走向山坡來。她一定是拉斷了木樁，從彼特孫沙布的營幕一直過來的。而且小土麥又看見另外一個，不認識的象，他的背上和腰裏，還留着深深的繩索摩擦的傷痕。他一定也是從附近山上，某個營幕跑出來的。

後來，森林裏面，再也聽不見象走動的聲音了。於是，卡拉勒格從原來站着的位置，走了出來，走到那象羣的中央，在那裏咯咯的叫喊着，嘲嘲的行動着。這時候，所有的象都開始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談講起來，行動起來。



小土麥仍舊伏在象頭上，俯看着周圍的象羣。

小土麥仍舊伏在象頸上，俯看着那幾十個，幾十個寬大的象背，那搖動着的大耳朵，那上下舉動的長鼻子，以及那閃動着的小眼睛。他聽見那象牙偶然相擊的拍拍聲，聽見那象鼻子糾纏一處的沙沙聲，聽見那巨大的身子互相磨擦的聲音，聽見那大尾巴時時拍打着聲音。後來，有一朵雲走過，遮住了月亮，他便來在黑暗中了。但是，那些象的，穩靜的推擠和行動，卻仍然和先前一樣。他知道，卡拉勒格的周圍，都擠滿了象；簡直沒有機會，可以退出這個集會之外。所以，他着急得抖着牙齒。在捕象的圍場裏，至少有火把的光和叫喊聲，但是，在這裏，他卻獨自困在黑暗中。而且，有一次，一個象鼻子伸了上來，碰着了他的膝頭。

後來，一頭象嗚啦嗚啦的叫喊起來，於是，那所有的象，都跟着叫喊起來，叫喊了五或十秒鐘之久。露珠從樹上滴落下來，像雨點般的打在那些看不

見的象背上，而且發出了一種鈍的嘈雜聲，這聲音在起初並不十分響亮，小土麥也說不出那是什麼聲音。但是，那種聲音漸漸的響起來，漸漸的變大了。於是，卡拉勒格把兩隻前脚，一先一後的舉了起來，踏在地上——一二，一二，像大槌一般穩重。現在，那些象通通在一起踐踏着，那種踐踏的聲音，好像在洞口打着的戰鼓一樣。露珠從樹上滴落下來，滴着，滴着，一直滴到沒有的時候為止。那種嘈雜的大聲，繼續的響着，簡直把地面響得搖擺，震動起來；小土麥只好把手遮住耳朵，來擋住那種聲音。但是，那是一種巨大的震動聲，貫穿了他的全身——原來，是幾百隻重重的象脚，踏在硬土上所發出來的聲音。有一兩次，他能感覺到：卡拉勒格和其他那些象，向前滑走了幾步。有一種草木被踐踏的破裂的聲音，繼着那種踏地的聲音發生出來；但在一兩分鐘內，那象腳踏在硬土上的嘈雜聲，又再開始了。在他附近的地方，有一棵樹被象

所軋破了，發着響聲。他伸開了手臂，可以摸着那破樹的皮。但是，卡拉勒格仍然向前進行着，仍然踐踏着，他簡直說不出，他在平曠地面上的什麼所在。那些象再沒有什麼聲音了，只有一次，有兩三個小象，在一起叫喊了一會。於是，他聽見了一種踐踏和緩行的聲音，接着，那嘈雜聲又起了。這聲音足足響了兩個鐘頭之久，小土麥的每一根神經，都被牠鬧得昏痛了。不過，他從那夜裏空氣的氣味，知道天快要亮了。

那綠山的後面，現出了一片灰黃色，這時候，天已經破曉了。於是，那些象的嘈雜聲，便隨着最初晨光的出現而停止了，那晨光好像是一個命令的樣子。小土麥還不曾把頭腦清醒過來，還不曾把位置變動一下以前，他就看不見一個野象了；他只看見卡拉勒格，普德米尼，和那個有繩索擦痕的象。那傾斜的山坡上，既沒有什麼記號，也沒有什麼沙沙啞啞的聲音，可以看出別的

象走過的痕跡來。

小土麥一再的瞪着眼睛看。他記得那平曠的地面，曾經在夜裏逐漸擴大出來。曠地的中央，長着更多的樹木，但是，旁邊的那些叢林和野草，都已被踏翻了。小土麥又瞪着眼睛看一次。現在，他看明白野象的踐踏了。那些象已經踏出了更多的平地——已經把厚草和草梗，踏成了斷草枯枝，把斷草枯枝踏成了碎葉碎片，把碎葉碎片踏成了纖維，把纖維踏成了硬泥土。

「吶！」小土麥說道，他的眼睛現出十分昏沈的樣子。「卡拉勒格，我的主人啊，讓我們跟着普德米尼，到彼特孫沙布的營幕去吧，否則，我會從你的項頸上掉下來呢。」

第三個象看着那兩個象走開，他便噴着鼻子，轉了一個圈子，走他自己的路去了。他也許是屬於某個本地，小王侯的營幕，大約在五、六十哩，或一百



哩之外的地方。

兩個鐘頭以後，正當彼特孫沙布吃早餐的時候，那些昨天夜晚鎖過雙鍊的象，便開始嗚嗚啦啦的叫喊起來。普德米尼，身上的污泥齊到肩上，同着卡拉勒格，拖着很痛楚的脚，蹣跚的走進營幕裏來。

小土麥的臉現着灰色，和痛苦的樣子，他的頭髮布滿了樹葉，浸濕了露水。但是，他還勉強的對彼特孫沙布，行了個敬禮，輕聲的叫道：「跳舞——象的跳舞！我已經看見過牠了，並且——我死了！」在卡拉勒格坐下的時候，他便從他的項頸上，昏倒下來了。

但是，因為本地的小孩們，都沒有值得稱說的腦筋，所以在兩個鐘頭之內，他便很滿足的躺在彼特孫沙布的吊床上，用彼特孫沙布的獵衣墊在他的頭下，並且給他喝了一玻璃杯的熱牛奶，一小杯的白蘭地酒，又給他吞服

了一點金鷄納霜。後來，當着那些多鬚的，有傷痕的，森林裏的老獵夫，在他的前面坐成了三排，大家注視着他，把他當做一個神靈一般的時候，他像一個說故事的小孩，約略述出他的故事，並且結束道：

「現在，如果說我撒了一句謊，那末，可以派人去看看。他們會找出那象羣在他們的跳舞場裏，已經踏出了更多的平地。他們從那到跳舞場去的路，會找出十個，十個，許多倍十個的腳痕來。他們用他們的腳，踏出了更多的平地呢。我已經看見了這個。卡拉勒格帶我去，我看見過了。卡拉勒格也十分的腿倦呢！」

小土麥說後，便躺回在吊床上，睡了整個下午，一直睡到黃昏時候。在他睡着的時候，彼特孫沙布和馬卡亞帕兩人，便隨着兩個象的腳跡走去，在山中走了十五哩路之遠。彼特孫沙布捕象，已經捕了十八年之久，除了這次找

到這樣的跳舞地方以外，從前只找到過一次。馬卡亞帕向那平曠地面看了，就看出那裏發生過的事情，他不必再看第二次，也不必用他的脚指，在那踏硬了的泥土上去爬一下。

「小孩說的是真話，」他說道：「這一切都是昨天夜晚發生的，我已經數了七十個渡河的脚步。沙布，看吧，普德米尼的腿鍊，把那棵樹的皮都切掉了呢！是的；她也到過那裏。」

他們彼此注視着，上下的注視着，而且驚奇起來。因為他們覺得：象的行徑，簡直爲任何人，黑人或白人的智慧所不能推測咧。

「有了四十五年之久，」馬卡亞帕說道：「我追隨着我的象主人；但是我從來不曾聽見有任何小孩，看見過這個小孩所見的情景。一切的山神啊，那是——我們能說什麼話呢？」他搖了搖他的頭。

他們回到了營幕，已是晚餐的時候了。彼特孫沙布獨自在帳幕裏吃着晚餐；但是他下了命令：營幕裏需要兩隻羊，幾隻雞，兩倍的麵粉，米和鹽。因為他知道，是要舉行一次宴席的。

大土麥已經從平原的營幕那裏，兩腳發熱的走到了這裏，來找尋他的兒子和象。現在，他已經找到了他們，不過，他看着他們，好像現出一種畏懼他們兩個的樣子。這時候，在那繫住的象隊的前面，營幕的火光旁邊，舉行了一頓宴席；小土麥便成了這宴席上的英雄。那些高大的，櫻色的捕象人，那些搜象人，那些趕象人，那些繫象人，以及那些懂得截住野象祕法的人，都依次的走過他的面前。他們拿那剛殺死的野雞心臟的血，在他的額前畫一個記號，以表示他是一個森林官長，可以自由通過一切的森林。

後來，在火焰熄滅下來的時候，那木柴的紅光，照射在象的身上，看起來

好像他們也浸染在血裏的樣子。馬卡亞帕，一切圍場的一切捕象人的頭腦，馬卡亞帕，彼特孫沙布的心腹人，他四十年來，不曾看見過一條象踏成的路：馬卡亞帕，他是很偉大的，他簡直找不出比馬卡亞帕更偉大的名字來——跳到了小土麥的腳邊，把小土麥抱住，高高的舉在他頭上的空中，喊道：「聽吧，我的兄弟們，那隊伍裏的，我的象主人，你們也聽吧。我，馬卡亞帕，正對你們說話呢！這個小人兒，再不要叫他做小土麥了，要叫他做象友土麥，和他的曾祖父一樣。那種沒人見過的事情，他已經在一個長夜裏看見過了；象族和森林之神，都對他表示着好感呢。他將要變成一個偉大的搜象人；他將要變得比我更偉大，甚至比我——馬卡亞帕更偉大呢！他將用明慧的眼睛，去找尋新的象跡，舊的象跡，以及迷亂的象跡！當他在圍場裏，在野象的腹下跑着，去繫住他們的時候，他是不會受傷的。即使他掉在那衝擊的，公象的腳前



全隊的象齊聲行了一個十足的敬禮。

面，那個公象也會認識他，不會踏倒他的。啊！我那些套着鍊子的象主人啊！——他轉到了木樁邊。——「這個小人兒，他已經見過，你們在那隱秘地方的跳舞——那種景緻是沒人見過的啊！我的象主人，尊敬他吧！梭洛克羅（小心啊，）我的小孩們，對象友土麥行一個敬禮！普德米尼，——你是在跳舞裏見過他的，至於卡拉勒格，你是我的象裏面的珍珠呢！——啊！大家一齊來吧！向象友土麥來行敬禮吧！巴啦！」

那全隊的象，便隨着那種最後的野聲音，把他們的長鼻子舉了起來，把鼻尖一直碰到他們的額前，齊聲行了一個十足的敬禮，喊出嗚嗚啦啦的大聲音，只有印度總督纔聽得到——這是圍場的大敬禮。

但是，那種大敬禮，卻爲了小土麥的緣故，而舉行。因爲他看見過，那從沒有人見過的景象——那些象夜晚在格羅山的中心，所舉行的跳舞的景象。

## 女皇的僕人

大雨已經落了一個足月——那雨點淅淅瀝瀝的打在營幕上面；營幕裏有三萬人，幾千駱駝，象，馬，鬮牛，和騾子，他們都齊集在拉瓦平第這地方，等候着印度總督來檢閱。他正在接見阿富汗的君主——一個野國的野王。這一個君主帶來了八百人馬的衛隊，他們一生從沒有見過營幕或火車頭——他們都是從中亞細亞背面某處來的，一些野人野馬。每天夜裏，照常有一羣馬，脫開了絆脚索，在營幕間上上下下的奔竄着，衝到黑暗中的泥土裏；或者有一羣駱駝，脫開了韁繩，奔跑着，絆倒在帳幕的繩索上。你們從這種情景，可以想見人們睡得多麼的愉快啊。我的帳幕離駱駝的隊伍很遠，所以，我以爲



是平安的。但是，一天夜裏，有一個人插進頭來，喊道：「出去，快些！他們來了！我的帳幕折掉了！」

我知道「他們」是誰，所以，穿上了皮鞋和雨衣，急急的往外跑到泥水裏。我的狐狸獵犬，叫做小潑婦的，便從另一邊出去。於是，聽見了一種咆哮聲，喉鳴聲，和噴泡沫的聲音，我便瞧見竹桿裂斷了，帳幕也崩落了，像瘋鬼般的在跳舞。原來，一頭駱駝瞎衝到了那裏面，滿身濕淋淋的，像我一樣的發着怒。我忍不住笑了起來。我因為不知道有多少駱駝脫開了韁繩，於是，我在水泥中繼續向前跑，跑了不久，就看不見帳幕。

後來，我跌倒在礮的尾部，因此，我知道我走近了礮線的地方，這裏大礮在夜裏都架了起來，因為我不願在細雨霏霏的黑暗中行走，我便把雨衣套在一架礮的礮口上，又用兩三根找着的木樁，把雨衣撐起來，作成一種小屋；

我躲在另一架礮的尾部，疑惑着潑婦到哪兒去了，又疑惑着我到了什麼地方。

正在預備睡覺的時候，我聽見了馬具的叮噠聲，和哼哼的叫聲，原來有一頭騾子，搖着他的濕耳朵，在我的身邊走了過去。因為我能聽見皮帶，鈴子，鍊子，以及鞍褥零件窸窣的聲音，所以，我知道他是屬於螺旋礮隊的。螺旋礮是一種小式的礮，是由兩段做成的，用時便把牠們接合在一處。牠們可以馱到山上去，讓一頭騾子馱着，隨意去行走；在多岩的地方打起仗來，牠們是很有用處的。

騾子的後面，跟着一頭駱駝，他那大而輕的腳，在泥濘裏笨重的踏着，溜滑着，他的項頸搖來搖去，像一隻迷了途的雞一樣。幸得，我很懂得畜牲的言語——不是野獸的言語，當然是家獸的言語——是從土人學得的，所以我

懂得他在說些什麼。

他一定是跌倒在我的帳幕裏的那頭駱駝；原來，他對騾子叫道：「我怎麼辦呢？我到哪裏去呢？我和那動着的白東西打了一會仗，牠拿一根棍子，打着我的項頸。」（那就是我那破帳幕的竹桿，我是很願意知道這事的。）

「我們將要跑上去麼？」

「啊，原來是你，」騾子說道：「你和你的朋友擾亂了帳幕？對了，到了早晨，你會因了這事挨打呢。但是，現在，我也可以先給你一點東西。」

於是，我聽見了駕具的玎璫聲。因為騾子回轉身去，把駱駝的肋骨踢了兩踢，踢得牠像鼓響一樣。「下一次，」他說道：「你就會知道：不要在夜晚跑過騾子的隊伍，喊着『賊來了，着了火！』的話了。坐下來，不要搖動你那蠢笨的項頸。」

駱駝便照他的習慣，屈疊着兩隻腳，像一支兩腳規一樣，坐下來嗚咽着。隨即在黑暗中發生了一種整齊的蹄聲，原來有一匹大軍用馬，慢步走來了；他的步伐像整隊遊行時一樣的穩定。他跳過了一個礮尾，走近騾子的身旁。

「那是討厭的，」他噴出了他的鼻孔，說道：「那些駱駝又擾亂了我們的界線——這是這個禮拜的第三次。一匹馬如果不能安睡，怎樣保持健康呢？誰在這裏？」

「我是第一螺旋礮隊，第二礮的，礮尾的騾子，」騾子說道：「還有一個是你的朋友。他把我吵醒了。你是誰？」

「第九騎兵隊，戍軍，第十五號——笛克卡利斐的馬。稍微站近來一點吧。」

「啊，請原諒，」騾子說道：「太黑暗了，不能看見多的東西。這些駱駝是

不是也討厭什麼東西呢？我走出我的界線，在這兒安靜的休息一下。」

「閣下，」駱駝謙恭的說道：「夜晚裏，我們做了惡夢，所以，我們很是害怕。我不過是第三十九隊，本地步兵的，一頭馱行李的駱駝，我沒有你們這樣勇敢，閣下。」

「那末，哨兵爲什麼不留你，替第三十九隊本地步兵運行李，免得在營幕周圍亂跑呢？」騾子說道。

「這些夢真是很惡的惡夢呢，」駱駝說道：「我很抱歉。聽那是什麼？我們將要再跑嗎？」

「坐下，」騾子說道：「否則，你就會在礮的中間折斷你的長腿。」他豎起一隻耳朵聽着。「闌牛！」他說道：「礮隊的闌牛。我說，你和你的朋友，已經把全營幕的人都吵醒了。把闌牛牽到欄裏去，是很費力的事。」

我聽見鍊子拖在地下的響聲，原來，兩頭大的，發怒的白閹牛，並肩衝了過來。這種牛，在象不肯上前線去的時候，是用來拉重大的攻城礮的；另外有一頭礮隊的騾子，幾乎踏在鍊子上的樣子，很野的喊着：「畢勒。」

「那是我們的新兵之一，」老騾子對軍用馬說道：「他在喊我呢。少年，不要在這裏叫喊吧；黑暗從不會傷害任何人的。」

礮隊的閹牛在一塊兒躺了下來，細嚼着反芻的食物，而年輕的騾子卻挨近着畢勒。

「這些東西！」他說道：「可怕呀，可驚訝，畢勒！他們在我們睡覺的時候，跑進我們的界線裏來。你看他們會殺害我們嗎？」

「我很想踢你第一號的一脚呢，」畢勒說道：「受過你的訓練的，十四手掌高的騾子，竟在這個紳士面前侮辱了礮隊！」

「和氣些，和氣些！」軍用馬說道：「記着吧，他們是常常像這樣子開頭的。第一次我看見人的時候（那時我在澳洲，只有三歲，）我跑了半天之久，假使我瞧見了駱駝，我還仍然要跑呢。」

差不多我們所有的，英國騎兵隊的馬，都是從澳洲運到印度來的，都由騎兵自己來訓練。

「一點也不錯，」畢勒說道：「少年，不要動吧。第一次，他們把有鍊子的全副駕具，套在我背上的時候，我便把前腳站了起來，要把牠們每一片都踢開去。當時，我沒有學習過踢的真技術。但是，砲兵說：他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事情。」

「但是，這不是駕具，或叮噠作響的東西，」年輕的騾子說道：「畢勒，你是知道的，我現在並不介意這東西。那是像樹一樣的東西，他們跌落在界線

上下，打着水泡發響；我的韁繩斷了，我找不到我的騎者，並且畢勒，我也找不到你，所以我和——和這些紳士們跑開了。」

「嘿！」畢勒說道：「我一聽見駱駝脫開了韁繩，我爲了自己，便輕輕的走開了。一個礮隊——一個螺旋礮的騾子，把礮隊的閹牛喊作紳士的時候，他定要受嚴重的責罵的。在那地上的，你們這些東西是誰呀？」

礮隊的閹牛，嚼着他們的反芻食物，兩個一同答道：「大礮礮隊，第一礮，第七對的閹牛。駱駝來的時候，我們在睡覺，可是，在我們被踏的時候，我們便起來，走開去了。與其睡在好床上被擾，倒不如安靜的躺在泥水中。我們在這裏告訴你的朋友：沒有什麼可怕的東西，但是，他知道得很多，所以，他想不是這樣。嘍！」

他們繼續咀嚼着。



「受驚的原因在此，」畢勒說道：「你被礮隊的閹牛取笑了。年輕的人，我希望你喜歡這個。」

年輕的騾子便露出了牙齒，我聽見他說起：不怕世界上任何愚笨的老閹牛的話。但是，閹牛們只是互相輕敲着角，繼續咀嚼着。

「那末，你在受驚之後，不要發怒吧。那是一種頂不好的懦弱脾氣呢，」軍用馬說道：「我以爲：任何人若看見了不識的東西，在夜裏受了驚嚇，是能得到人家的原諒的。我們已經衝破了我們的步哨，一層一層的衝破了四百五十個，只是因爲：一個新兵談起在澳洲家裏的響尾蛇的故事，以至後來，我們簡直把脫掉了的韁繩，誤作爲蛇，幾乎嚇得要死呢。」

「在營幕裏，那都是很好的，」畢勒說道：「我有了一兩天沒有出去了，爲了鬧趣的緣故，我自己也就驚逃了。可是，在出征中，你做些什麼事呢？」

「啊，那完全是另外一套的新鞋子咯。」軍用馬說道：「那末，笛克卡利坐在我的背上，用兩膝駕御我。我所要做的就是看管四脚的下落，維護後脚的安全，以及聽命於韁轡。」

「聽命於韁轡，怎樣講呢？」年輕的騾子說道。

「以那坐墊的藍橡皮爲證。」軍用馬哼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在你的職務中，沒有受過聽命於韁轡的訓練嗎？當韁繩在你的頸上拉握的時候，除了即刻轉身快跑外，你能做什麼呢？那是和你的騎者的生死有關，自然也和你的生死有關。你一覺得韁繩拉緊，你的後腿便要迴轉過來快跑。如果你沒有迴轉的地位，便把前脚稍稍舉起，用後脚轉了圈子。那就是聽命於韁轡的意思。」

「我們沒有受過那樣的訓練。」騾子畢勒頑強的說道：「我們只受過

服從我們頭上的人的訓練；他說走開，便走開，他說走進，便走進。我以為那是同樣的事情。你有了這一切職務，又要用後腳站立，這一定很有害於你的後腳踝關節；那末，你怎麼做呢？」

「那就有賴於此，」軍用馬說道：「通常，我須在一團叫喊着的，多髮的持着刀的人們中間走進去，那長長的刀閃着光，但比不上獸醫的刀，——我須留心笛克的靴子，只可恰恰挨着第二個人的皮靴，但不可壓着牠。我能瞧見笛克的槍，正在我右眼的右方，於是，我知道是平安的。當我們慌忙的時候，我不應該管，站在笛克和我之前的，是人或是馬。」

「刀不會傷你麼？」年輕的騾子說道。

「啊，有一次，我的胸部受了一刀呢，但那不是笛克的過錯——」

「如果刀傷了我，我卻要大大的介意這是誰的過錯了！」年輕的騾子

說道。

「你可以這樣略，」軍用馬說道：「如果你不信任你的人，那末，你不如即刻跑了開去。那是我們有些馬所做的事，我是不責備他們的。我已經說過，那不是笛克的過錯。有一次，人躺在地上，我便伸開脚步，不去踏他，但是他卻亂砍着我。下一次，我若走過躺在地下的人，我會踏他——用力的踏。」

「嘿！」畢勒說道：「那是很蠢的。無論什麼時候，刀總是齷齪的東西。正當可做的事情，乃是駕上一具平穩的鞍子去爬山，用四隻腳載着，你的兩耳也要留心，匍匐着，緩行着，蜿蜒的走着；到了後來，你爬上了幾百呎之高，爬到了一個岩棚，那裏僅僅容得下你的蹄子。於是，你站着不動不響——少年，切不要請一個人握你的頭——等到大礮裝配好了，你可以瞧見小小的罌粟果殼，落在下面遠遠的樹梢之間。」

「你沒有旅行過嗎？」軍用馬說道。

「聽說，在騾子旅行的時候，你會大驚小怪呢。」畢勒說道。「騾子也許時常因了鞍子裝配不得法，以至翻倒，但是，那是很希罕的事。我願把我們的職務告訴你。那是很好的。哎呀，我費了三年工夫，纔找出人們衝進的方法。這方法就是：切不可伸出地平線之上，否則，你就會被鎗彈打中。少年，記着那事吧。要時常儘力隱藏着，即使你走出了一哩路以外。當礮隊行來的時候，我常常領導他那樣的爬行着。」

「只會被鎗彈打中，而不能奔跑，到那開鎗的人羣中去！」軍用馬苦苦的思索了一會，說道：「我卻不能那樣的忍受着。我定要同笛克去進擊。」

「啊，不行，你不可那樣。你要知道：等礮裝置好了，他們就會進擊的。那是很科學而整齊的；但是，那些刀——呸！」

馱行李的駱駝，一來一去的搖動他的頭，已經搖了一會，苦於不能插嘴。後來，我聽見他啓開了喉嚨，勇敢的說道：

「我——我——我也打過一點仗呢，但是，不用那樣爬行，或奔跑的方法。」

「不對，現在你說吧，」畢勒說道：「你看來不像爬行或奔跑過的樣子——很不像呢。喂，老乾草包啊，那是用的什麼方法呢？」

「適當的方法，」駱駝說道：「我們都坐了下來——」

「啊，你的尾輪和胸帶呀！」軍用馬低聲說道：「坐了下來嗎？」

「我們坐了下來——一共有一百頭，」駱駝繼續說道：「坐在一塊大場地裏，人們把我們的包裹和鞍子推在場地外面；他們便在我的背上開鎗，他們朝場地的各方開鎗。」

「什麼樣的人呢？是不是走過來的那些人呢？」軍用馬說道：「他們在騎術學校裏，訓練我們躺下，讓我們的主人在上面開鎗，但我只服從笛克卡利斐一人，讓他那樣的做。這樣，我的腰帶便輕觸在地上，再者，我不能把頭放在地上來看。」

「誰在你上面開鎗，有什麼關係呢？」駱駝說道：「有許多人，和許多其他的駱駝，都緊靠着，烟火是非常的濃厚呢。那時候，我不害怕。我安靜的坐了下來，等候着。」

「然而，」畢勒說道：「你夢見了惡夢，竟在夜裏騷擾了營幕。好吧！好吧！在我躺下，不必再說坐下，讓人們在上面開鎗之前，我的脚跟和他的頭，一定彼此要說些話。你聽見過那樣的可怕的事嗎？」

沈靜了許久以後，礮隊的鬧牛之一，纔舉起他那大頭，說道：「這實在是

很愚蠢的。只有一個打仗的方法。」

「啊，說下去吧，」畢勒說道：「請你不要介意我。我猜想你們這些東西，是站在尾巴上打仗的吧？」

「只有一個方法，」兩條鬮牛同聲說道：（他們必定是雙生的。）那方法就是這樣。正當兩條尾巴像喇叭叫喊的時候，就把我們二十對牛，放在大礮的旁邊。（兩條尾巴是營幕裏稱呼象的俗話。）

「兩條尾巴叫喊什麼呢？」年輕的騾子說道。

「那是表示，他並沒有走近另一邊的烟火。兩條尾巴是一個大懦夫呢。然後，我們便把大礮拖在一處——唏啞——唬啦！我們既不像貓一樣的爬行，也不像小牛一樣的奔跑。我們一共二十對，走過平原，後來，纔鬆下牛軛來。於是，我們吃着草，那時候，大礮從平原響過土城的市鎮去，一塊一塊的城牆



打落了，灰塵飛舞着，好像許多畜牲回家去的樣子。」

「啊！你卻乘那時候來吃草呀，你是那樣的吧？」年輕的騾子說道。

「在那時候，或者別的任何時候。吃總是好的。我們吃到再駕上牛，輓爲止，於是馱了礮，拖回到兩條尾巴等候着的那地方去。有時候，城裏的大礮起了回響，我們有些便被礮彈打死了，於是，那些留得性命的更加用力吃草。這是命運——沒有別的，只是命運。一點也不冤枉，兩條尾巴是個大懦夫呢。那就是打仗的適當的方法。我們都是從嚇拔爾來的弟兄。我們的父親便是希瓦地方的一頭神聖的公牛，我們已經說過了。」

「好極了，我今晚已經領教了。」軍用馬說道：「螺旋礮隊的紳士呀，當你們被大礮射擊着，兩條尾巴又在你們背後的時候，你們是不是也想去吃東西呢？」

「大約和我們想坐下來，讓人們伸臥在我們的上面，或者跑入持刀的人羣裏去一般吧。我從沒有聽見過這樣的胡說。只要有山上的岩棚，有配搭得法的負荷，有你能相信的，讓你自己擇路的駕御人，那末，我就做你的騾子；但是，講到別的事情——那就不然！」畢勒把脚一頓，說道。

「自然咯，」軍用馬說道：「各人的出身是不相同的。我很知道：你的家族就你父親一方面說，是不能有多大的見識的。」

「不要就我的父親一方面，來談我的家族吧，」畢勒怒着說道：「因為每頭騾子，都是痛恨提及他父親是個驢子的。」我的父親是個南方的紳士，他每逢遇着馬，能够把馬拖了下來，咬着，把他踢成破塊呢。記着吧，你這個櫻色的大伯拉畢！」

伯拉畢的意思，就是沒有受過訓練的野馬。想想看：如果蘇羅被拉車的

馬喊作一隻「冰靴」那時她的感覺是怎樣的呢，同樣，你也就可以想到這頭澳洲馬的感覺是怎樣的了。我瞧見他的白眼，在黑暗裏閃耀着呢。

「你這個馬爾加種的，公驢的兒子呀，現在瞧吧，」他咬着牙齒，說道：「我告訴你吧，就我的母親一方面來說，我是和獲得麥爾博獎杯的卡爾拜有親屬關係的；在我來的那地方，手鎗隊裏的，鸚鵡嘴，豬頭的騾子，來欺負我們，是受不慣的。動手吧！」

「站穩後腿吧！」畢勒叫道。他們便站起後腳，面相對着，我正以為會發生一種猛烈的爭鬪了。但是，那時候，黑暗裏傳來了一種斷斷續續的，鱗鱗的聲音，這樣叫着：「小孩們，你們在那裏打些什麼呢？安靜些吧。」

兩個畜牲，忽然帶着厭惡的哼聲，坐下去了；因為馬和騾子，都是討厭象的聲音的。

「那是兩條尾巴！」軍用馬說道：「我不能忍受他。後面一邊一條尾巴，是難看的。」

「我覺得很對，」畢勒說道，他擠到了軍用馬身邊，表示和他做朋友的意思。「在有些地方，我們是很相同的。」

「我猜想我們的相同點，是從我們的母親遺傳而來的，」軍用馬說道：「這值不得爭論。瞧，兩條尾巴，你是繫住的吧？」

「是的，」兩條尾巴說道，他笑得把長鼻子捲了起來。「我夜晚是繫在木樁上的。我已經聽見了你們所說的話。但是，不要害怕。我不會走過來的。」

兩隻鬮牛和駱駝，用着不很高的聲音，說道：「怕兩條尾巴——多麼沒有意識！」兩隻鬮牛又繼續說道：「我們懊悔你聽見了我們的話，不過，那話是真的。兩條尾巴，在他們開火的時候，你爲什麼怕槍礮呢？」

「好吧，」兩條尾巴說道，他拿一隻後腿去擦另一隻，正像一個小孩唱歌的樣子。「我不十分知道：你們是否懂得。」

「我們不懂得，不過，我們卻要拉槍礮呢，」兩隻鬮牛說道。

「我知道這個，而且我也知道：你們比你們所設想的，要勇敢得多，可是，那對我卻不同。我的礮隊將官，有一天把我叫做一個厚皮的蠢東西。」

「我想，那是另外一種戰術吧？」畢勒說道，他的精神已經恢復了。

「你們自然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但是，我是知道的。牠的意思即是在中間，而我正是在中間走的。在開花彈發放的時候，會發生什麼，我能想得到。你們鬮牛，卻不能。」

「我能，」軍用馬說道：「至少知道一點點。不過，我不願意想到牠。」

「我能比你知道得多，我願意想到牠。我很知道小心我自己，我也知道：

在我生病的時候，是沒有人能醫治我的。他們所能做的事就是：停止我的象夫的薪俸，一直到我病癒的時候爲止。我不能相信我的象夫。」

「啊！」軍用馬說道：「那就把牠解釋出來了。我卻能相信笛克。」

「你可以把一聯隊的笛克放在我的背上，不使我感到好了一些。我知道什麼是不舒服，不過，我卻不很知道不管牠而向前走去。」

「我們不懂，」兩隻關牛說道。

「我知道你們不懂。我不是在對你們說話。你們簡直不知道，血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知道，」兩隻關牛說道：「那是紅的東西，流在地上。發着腥臭。」  
軍用馬拿腳踢了踢，跳了跳，又拿鼻子噴了噴。

「不要說牠吧，」他說道：「只要想着牠我便能嗅到了牠。牠使我要跑

——即使我不曾馱着笛克。」

「但是，這裏沒有牠，」那駱駝和兩隻關牛，說道：「你爲什麼這樣愚蠢呢？」

「那是可厭的東西，」畢勒說道：「我不要跑，不過，我不要說牠。」

「你們在那裏啊！」兩條尾巴，說道，他擺着尾巴，現出說話的樣子。

「不錯，是的，我們在這裏，有一整夜了，」兩隻關牛，說道。

兩條尾巴，踢着脚，一直踢到鐵脚圈，叮噹作響。「啊，我不是在對你們說話，你們不能用頭腦來看。」

「不是，我們是用四隻眼睛來看外面的。」兩隻關牛，說道：「我們一直看着我們的前面。」

「如果我能那樣去做，而不能做什麼別的事，你們就不需去拖大礮了。」

如果我像我的將官——他在開火之前，能用頭腦去看東西，他全身顫抖着，一心想逃走——如果我像他，那末，我就能拖槍斃了。不過，如果我是像人人一樣的聰明，那末，我就不會到這裏來。我就會像往常一樣，去做森林裏的獸王，把半天睡着覺，在高興的時候去洗着澡。我已經有了一個月，不曾好好的洗一次澡。」

「那都是很好的，」畢勒說道：「但是，給一件東西取一個長名字，不會使牠有好處的。」

「嘿！」軍用馬說道：「我想我懂得了兩條尾巴所說的意思。」

「在一分鐘以內，你就會懂得多了，」兩條尾巴含怒的說道：「現在，你且對我解釋：你不喜歡『這個』的緣故！」

於是，他開始用着最高的聲音，嗚啦嗚啦的怒叫起來。



「停止叫喊吧！」畢勒和軍用馬同時說道。我聽見他們頓着腳，抖動着。一個象的叫喊聲，常是討厭的，尤其是在黑暗的夜晚。

「我不停止，」兩條尾巴說道：「你們不解釋那個吧？歐歐門嘍！歐歐歐特！歐歐歐門嘍！歐歐歐哈！」於是，他突然停止叫喊了。我聽見了一種小的叫聲，從黑暗裏發出來，我知道潑婦到底找到我了。她和我都知道：世界上只有一樣東西，象最害怕他，那就是一隻吠着的小狗。所以，她停下來威嚇他，使他回到木樁去，並且，在他那大腳的周圍，汪汪的叫着。兩條尾巴躲來躲去的走着，叫喊着。「滾開去，小狗！」他說道：「不要用鼻子嗅我的腳踝，否則，我就要踢你了。好小狗——漂亮的小狗！你這個叫吠着的小獸物，回家去吧！啊，爲什麼沒有人把她帶走？她立刻會咬我呢！」

「我看起來，」畢勒對軍用馬說道：「我們的朋友，兩條尾巴，畏懼許多

東西呢。現在，如果我有更多的食物，分給我踢過觀兵場的每隻狗去吃，那末，我會變得幾乎和兩條尾巴，一樣的肥壯呢。」

我吹着口哨，潑婦便跑到我的身邊來了。他滿身污泥，舐着我的鼻子，把那在營幕裏，尋找我的長故事，告訴我聽。我從不使她知道；我懂得獸物的說話，否則，她會向我要求許多事情。於是，我把她放進我的大衣裏面，把鈕子扣好。兩條尾巴呢，他自己卻在躲來躲去的走着，踐踏着，大聲叫喊着。

「特別的事情！很特別的事情！」他說道：「牠跑到我們的住處來了。現在，那隻討厭的小獸物，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聽見他在用他的長鼻子，向四周摸索着。

「我們大家在各方面，都好像矯飾的樣子，」他噴着鼻子，繼續說道：「現在，你們紳士，在我叫喊的時候，是受了驚的，我相信。」

「真的，不曾受驚，」軍用馬說道：「不過，那種叫聲使我覺得我的鞍具好像變成黃蜂，在刺着我的樣子。再不要叫喊了。」

「我被一隻小狗驚嚇了，這裏的駱駝，卻被夜裏的惡夢驚嚇了呢。」

「我們不會用同樣的方法打仗，這對我們是很幸運的，」軍用馬說道。「我要知道的事情，」那安靜了很久的，年輕的騾子，說道：「我要知道的事情，就是我們爲什麼要打仗。」

「因爲我們被吩咐的緣故，」軍用馬說道，他噴了噴鼻子，表示輕蔑的樣子。

「因爲命令的緣故，」騾子畢勒說道；他把牙齒咬了起來。

「汗母黑！」（爲了一個命令，）駱駝走了幾步，說道。於是，兩條尾巴和兩隻鬮牛，重復說道：「汗母黑！」

「是的，不過，是誰發命令的呢？」那新入伍的騾子說道。

「那發命令的，是在你頭前走的人——或是坐在你背上的人——或是執住你的韁繩的人——或是扭着你尾巴的人，」畢勒，軍用馬，駱駝，和兩隻闌牛先後的說道。

「但是，是誰給他們發命令的呢？」

「現在，你要知道得太多了，年輕的騾子，」畢勒說道：「那就是你要被踢的理由。你應得去做的事情，就是服從在你頭前的人，不要問什麼問題。」

「他說得很對，」兩條尾巴說道：「我是不能常常服從的，因為我是在中間的緣故。但是，畢勒是對的。要服從那在你近旁的，發命令的人，否則，你就會阻止全隊的前進，並且，要挨一頓鞭打。」

兩隻礮隊的闌牛，舉步要走。「早晨要到了，」他們說道：「我們要回到

我們的隊裏去。真的，我們只看我們眼睛的外面，而且，我們不是很聰明的。不過，仍然，我們卻是今天夜晚唯一不會受到驚嚇的人。你們這些勇敢的人，晚安。」

沒有人回答他的話。於是，軍用馬改變了話題，說道：「那隻小狗到什麼地方去了？一隻狗，總有一個人，跟在他的附近呢。」

「我在這裏，」潑婦吠道：「和我的主人，在礮尾的下面。你這個大東西，你這個盲動的獸物駱駝，你，你翻倒了我們的帳幕。我的主人十分發怒呢。」

「呸！」兩隻鬮牛說道：「他一定是白種人吧？」

「自然，他是白種人，」潑婦說道：「你們想想：我是被一個黑種的看牛人照料的嗎？」

「噓！噓！噓！」兩隻鬮牛說道：「讓我們快快走開吧。」

於是，他們在水泥中掙扎向前，那裏擁塞着一輛彈藥車，他們就想把他們的軛攔在那車柱上。

「現在，你已經做好了，」畢勒靜靜的說道：「不要掙扎了，你是被繫住到天亮的。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兩隻閹牛，像印度的牛一樣，長聲的，嗶嗶的噴着鼻子；他們推着，擠着，轉着，踏着，滑着，幾乎跌倒在水泥裏，並且野蠻的亂叫着。

「一會兒，你們會斷了你們的頸子呢，」軍用馬說道：「那些白人有什麼事啊？我和他們在一起生活呢。」

「他們——吃——我們啊！拉吧！」那相近的一隻閹牛說道。隨即，那牛軛啞的一聲斷了，兩隻閹牛便舉起沈重的脚步，一道跑開了。

我以前從來不知道：印度的牛竟這樣害怕英國人。我們吃牛肉——是

一種看牛人不能嘗到的東西——自然，牛是不喜歡這個的。

「我可以拿我自己的墊褥鍊子，來鞭打吧！誰想得到，像他們那樣的兩隻大東西，會失掉頭腦呢？」畢勒說道。

「不要緊。我正要去看這個人。我知道，大多數的白人，他們的衣袋裏都帶有東西的。」軍用馬說道。

「那末，我要離開你了。我不能說，我自己很喜歡他們。此外，那些沒有睡處的白人，大概總是做賊的；至於我呢，我的背上有許多政府的財產。年輕的騾子，跟我來，我們要回到我們的隊伍裏去。澳洲馬，晚安！我想，明天在觀兵場上來看你吧。老乾草包，晚安！——設法節制你的情感，你不願意吧？兩條尾巴，晚安！如果你明天經過我們的面前，那末，不要鳴啦鳴啦的叫喊吧。那是有害於我們的隊伍的。」

驃子畢勒像一個屢上火線的老兵，高視闊步的走開了。這時候，軍用馬卻把他的頭，投到我的胸口來，我便給了他一些餅乾。同時，那最自誇的小狗，潑婦，便對他吹牛皮，說：她和我，養了幾十匹馬。

「我明天坐在我的狗車裏，到觀兵場來，」她說道：「你將在什麼地方呢？」

「在第二騎兵中隊的左手邊。小太太，我要替我所有的隊伍，去定步伐的拍子呢。」他客氣的說道：「現在，我必須回到笛克那裏去。我的尾巴沾滿了污泥，他必須費兩小時的苦工，來梳刷我，以便去受檢閱。」

三萬人馬的大檢閱，便在那天下午舉行。潑婦和我佔得了一個好位置，靠近總督和阿富汗的君主。這位君主戴一頂高大的，黑色的，俄國羊皮帽，帽的中央有一顆大鑽石的星。檢閱的第一段落，都照着陽光，聯隊紛紛走過的



時候，只看見那腿浪，層疊而起的，同時波動着，還有許多大礮列成一線，向前進發，一直使我們看得眼昏。接着，騎兵走上前來，那種「朋尼鄧笛」式的緩步，是很好看的。這時候，潑婦就在狗車上，聳起她的耳朵去看。接着，第二有槍騎兵隊出發了。軍用馬便在胸口，他的尾巴好像紡成的絲一樣；他把頭放在腰裏，一隻耳朵向前，一隻耳朵向後的，替他所有的騎兵隊，去定着步伐的拍子；他的腿走得很平滑，好像華茲音樂一般。接着，大礮隊也來了。我看見兩條尾巴和兩個別的象，三個並肩的拖着一尊四十磅重的攻城礮；同時，有二十對牛，在後面走着。第七對牛駕着一個新軛，他們的樣子看起來，倒像僵硬而疲倦。最後來到的，是螺旋礮隊；騾子畢勒便在這隊裏，他的神氣，好像是指揮全軍隊的樣子，他的馬具油漆得一新，並且擦得發亮。我獨自替騾子畢勒喝了一次采，但是，他卻不向左右望一望。

雨又開始落起來了，水汽迷濛的，以致有了一會，看不清軍隊的動作。他們已經在平原上，列成了一個大的半圓形，正在伸展成一條直線。那條直線加長着，加長着，加長着，到後來，加長到兩翼有四分之三哩的長度——可說是一座堅牢的人馬，槍礮造成的牆壁呢。然後，那直線一直向總督和君主前來；在牠走近的時候，地面便開始震動起來，好像一隻開動引擎的輪船的甲板一樣。

這千軍萬馬的浩蕩的前進，雖然只是一種檢閱，卻給了觀衆以一種可驚可愕的印象：這種情景，除非你們親到那裏見過，是不能想像得出的。我望了望君主。一直到那時候爲止，他不曾表現過一點吃驚的影子，或是別的什麼感覺。不過，現在，他的眼睛開始張大了；他提起了馬頸上的韁繩，往後面望着。他望了片刻，他那樣子好像要拔出劍來，從後面馬車上的英國人和婦人

中間，殺出一條血路似的。後來，隊伍的進行，突然停止了，地面也靜止了，全隊行着敬禮，並且有三十個音樂隊，開始合奏起來。那就是檢閱的結尾，那些聯隊都在雨中，回到他們的營幕去。有一個步兵音樂隊，這樣開始唱着——

獸物一對一對的走進去，啊哈！

獸物一對一對的走進去，

象和礮隊騾子，

他們都走進了獸舍，

因為他們要避雨！

於是，我聽見一個老的，面灰，長髮的，中亞細亞的將官，向一個本地的官員問着問題。這位將官是和君主一道下來的。

「現在，」他說道：「這種奇怪的操練，是怎樣做成的呢？」

那官員於是答道：「有一個命令使他們做的，他們都服從。」

「但是，野獸也像人類一般聰明嗎？」那將官說道。

「他們像人類一般的服從。騾子，馬，象，或者閹牛，各自服從他的駕御人；駕御人服從他的軍曹；軍曹服從他的中尉；中尉服從他的大尉；大尉服從他的少佐；少佐服從他的大佐；大佐服從他的少將；少將服從他的大將；大將服從總督；總督便是女皇的僕人。那操練就是那樣做成的。」

「在阿富汗，能够這樣服從就好了！」那將官說道：「原來在那裏，我們只服從我們自己的意志呢。」

「就爲了這個道理，」本地官員，捲着他的鬍子，說道：「那不爲你們所服從的君主，所以必須到這裏來，接受我們總督的命令。」